

#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 成果報告

## 人文經典 Arthur Schnitzler 的《Fraeulein Else》 (1924) 譯注研究計畫 研究成果報告(完整版)

計畫類別：個別型  
計畫編號：NSC 97-2420-H-263-001-  
執行期間：97年08月01日至98年07月31日  
執行單位：致理技術學院應用英語系(科)

計畫主持人：陳淑純

處理方式：本計畫涉及專利或其他智慧財產權，1年後可公開查詢

中華民國 98年10月31日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  成果報告  
 期中進度報告

(計畫名稱)

人文經典 Arthur Schnitzler 的《Fraulein Else》(1924) 譯注研究計畫

計畫類別： 個別型計畫  整合型計畫

計畫編號：NSC 97-2420-H-263-001

執行期間：2008/08/01 ~ 2009/07/31

計畫主持人：陳淑純

共同主持人：

計畫參與人員：

成果報告類型(依經費核定清單規定繳交)： 精簡報告  完整報告

本成果報告包括以下應繳交之附件：

- 赴國外出差或研習心得報告一份
- 赴大陸地區出差或研習心得報告一份
- 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心得報告及發表之論文各一份
- 國際合作研究計畫國外研究報告書一份

處理方式：除產學合作研究計畫、提升產業技術及人才培育研究計畫、列管計畫及下列情形者外，得立即公開查詢

涉及專利或其他智慧財產權， 一年  二年後可公開查詢

執行單位：致理技術學院

中華民國 98 年 10 月 31 日

附件二

可申請專利

可技術移轉

日期：98 年 10 月 31 日

<b>國科會補助計畫</b>	計畫名稱：人文經典 Arthur Schnitzler 的《Fraulein Else》 (1924) 譯注研究計畫 計畫主持人：陳淑純 計畫編號：NSC 97-2420-H-263-001 學門領域：人文學
<b>技術/創作名稱</b>	《伊瑟小姐》
<b>發明人/創作人</b>	陳淑純
<b>技術說明</b>	中文： 出生於維也納猶太家庭的席尼茲勒（Arthur Schnitzler, 1862-1931）善長於寫作獨幕劇與小說，其作品多處理人性之極致，包括死亡、性衝突、精神官能與心理問題。在《伊瑟小姐》(1924)一書中，席尼茲勒使用內在獨白手法處理人的潛意識問題，主要敘述一名年輕女子由於父債必須在飯店大廳脫衣的角色心理自我冥想。這位伊瑟小姐為了善盡身為女兒的職責，只得服從要求，最後自殺了。席尼茲勒活在一個世代交替的時期，伊瑟小姐所遇的困境與無力解決的情況，或許反映她所身處的社會，更重要的是，此部小說獨特並成為文學史經典之處，在於作者對人性遭遇危機時刻所作的精緻處理，作品問世時，甚至心理學家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 1856-1939）對作者檢驗人性心理的作法都敬畏有加。

	<p>英文：</p> <p>The Austrian dramatist and novelist Arthur Schnitzler (1862-1931) is at his best in one-act plays and novellas that often deal with extreme situations - death, sexual conflicts, and neurotic and even psychotic states. In <i>Fräulein Else</i> (1924) Schnitzler used the stream-of-consciousness (interior monologue) technique, a new technique of dealing with the subconscious, to reveal a psychotic young girl's motives for disrobing in a hotel lobby because of her family's debts. Living up to a daughter's duty, she yields to this demand but then commits suicide. Given the transitional time in which Schnitzler lived, Else's crisis and instability may be read as a reflection of the world she inhabited. What makes this a classic text is Schnitzler's unflinching examination of an individual in crisis. Even Freud himself stood in awe of Schnitzler's ability to intuit things about the human psyche that psychiatry would pinpoint years later.</p>
<p>可利用之產業 及 可開發之產品</p>	<p>出版業、書店。印刷成冊銷售。</p>
<p>技術特點</p>	<p>德語文與中文的譯介。</p>
<p>推廣及運用的價值</p>	<p>本譯註成果報告經出版後可廣為流傳，有助推廣外國文學的傳播。</p>

※ 1. 每項研發成果請填寫一式二份，一份隨成果報告送繳本會，一份送 貴單位研發成果推廣單位（如技術移轉中心）。

※ 2. 本項研發成果若尚未申請專利，請勿揭露可申請專利之主要內容。

3. 本表若不敷使用，請自行影印使

(一) 計畫中文摘要。(五百字以內)

出生於維也納猶太家庭的席尼茲勒 (Arthur Schnitzler, 1862-1931) 善長於寫作獨幕劇與小說，其作品多處理人性之極致，包括死亡、性衝突、精神官能與心理問題。席尼茲勒由於一生在維也納行醫，多半將自己定位為科學家，在操作或成就文學實踐之時，不忘其醫學背景與科學信念，其戲劇與小說所呈現的 (上) 世紀交替 (fin-de-siècle) 時期維也納之景象與價值觀，充滿機智與獨特風格，更特殊的是對人性心理與社會分歧的臨床觀察。

在小說方面，席尼茲勒早於喬艾思 (James Joyce) 創思意識流的寫作技巧，兩部名著分別為《辜司特上尉》 (*Leutnant Gustl*, 1900) 與《伊瑟小姐》 (*Fräulein Else*, 1924)。在《伊瑟小姐》一書中，席尼茲勒使用內在獨白手法處理人的潛意識問題，主要敘述一名年輕女子由於父債必須在飯店大廳脫衣的角色心理自我冥想。這位伊瑟小姐為了善盡身為女兒的職責，只得服從要求，最後自殺了。

席尼茲勒活在一個世代交替的時期，伊瑟小姐所遇的困境與無力解決的情況，或許反映她所身處的社會，更重要的是，此部小說獨特並成為文學史經典之處，在於作者對人性遭遇危機時刻所作的精緻處理，作品問世時，甚至心理學家弗洛伊德 (Sigmund Freud, 1856-1939) 對作者檢驗人性心理的作法都敬畏有加。

關鍵詞：席尼茲勒、《伊瑟小姐》、意識流、內在獨白、心理分析

(二) 計畫英文摘要。(五百字以內)

The Austrian dramatist and novelist Arthur Schnitzler (1862-1931) is at his best in one-act plays and novellas that often deal with extreme situations - death, sexual conflicts, and neurotic and even psychotic states. Born of Jewish parents in Vienna, where he spent almost his entire life as a physician, Arthur Schnitzler looked upon himself primarily as a scientist and never gave up his medical practice, even in his plays, novellas, and novels of fin-de-siècle Vienna which are distinguished by their sparkling wit, brilliant style, and clinical observations of human psychology and social disintegra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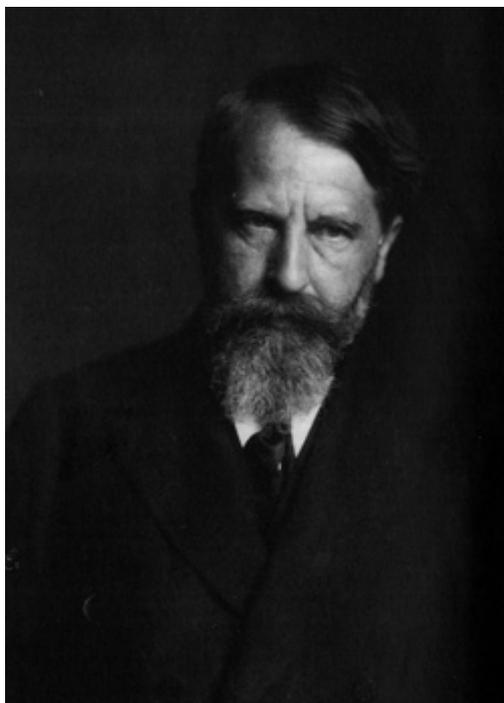
As a writer of fiction, Schnitzler developed early in his career the technique known as stream of consciousness and later made famous by James Joyce. The best examples are two of his stories, *Leutnant Gustl* (1900) and *Fräulein Else* (1924). In *Fräulein Else* Schnitzler used the stream-of-consciousness (interior monologue) technique, a new technique of dealing with the subconscious, to reveal a psychotic young girl's motives for disrobing in a hotel lobby because of her family's debts. Living up to a daughter's duty, she yields to this demand but then commits suicide.

Given the transitional time in which Schnitzler lived, Else's crisis and instability may be read as a reflection of the world she inhabited. What makes this a classic text is Schnitzler's unflinching examination of an individual in crisis. Even Freud himself stood in awe of Schnitzler's ability to intuit things about the human psyche that psychiatry would pinpoint years later.

Keywords: Arthur Schnitzler, *Fräulein Else*, stream-of-consciousness, interior monologue, psychoanalysis

## 《伊瑟小姐》（*Fräulein Else*）導讀

### （一）席尼茲勒(Arthur Schnitzler, 1862-1931)與其年代



Arthur Schnitzler (1862-1931)

二十世紀初的奧國文學，與同時代的德國文學比較之下，有些疲乏氣息。十九 / 二十世紀交替時期的德國文學作家，不乏透過文學作品為社會作出重大變革並為中下階層發聲者，如郝普曼（Gerhart Hauptmann, 1862-1946）、霍爾滋（1863-1929）、席拉夫（1862-1941）等，而同時期活躍於維也納的文人藝術家如霍夫曼史塔（Hugo von Hofmannsthal, 1874-1929）、席尼茲勒（Arthur Schnitzler, 1862-1931）與巴爾（Hermann Bahr, 1863-1934）等人，在藝術表現上離經叛道，但同時也被指摘不沾塵世，可以說奧國文人藝術家重藝術美學勝過社會倫理。當時期的奧國社會在富有的中高階層級與低下的工人階級之間、貴族與泛泛大眾之間存在著無可跨越的鴻溝，藝術只服務於少部份受教育人士，藝術失去與大眾接獲的機會。

席尼茲勒(Arthur Schnitzler, 1862-1931)展露才份的年代正值自由主義在奧國當道的時代，國內從行政、外交、統領，以及在大學授課的關鍵人士大致由自由主義思維者掌政，文壇新秀皆或多或少沾染自由主義氣息。霍夫曼史塔、席尼茲勒與巴爾等人不關注、不涉獵、不投身社會改革的態度，大抵源自於這股自由思潮，他們展現極端的個人主義、對宗教的包容，或說漠不關心，他們不受限於意識形態，對人的作為傾向於只及會意，不予評價，一般社會大眾對物質的匱乏，對這些出身中上階層的文人志士來說，非常陌生。

此時的歐洲，科學方面受實證主義所影響，人的個性受命運與環境決定的說法自然也傳染到人文領域，此實證認知角度後來在法國發展出蓬勃的印象主義，畫家莫內（Claude Monet, 1840-1926）、馬奈（Édouard Manet, 1832-1883）、雷諾瓦（Pierre-Auguste Renoir, 1841-1919）以及文學家都德（Alphonse Daudet, 1840-1897）與龔固爾兄弟 Ed-mond de Goncourt（1822-1896）與 Jules de Goncourt（1830-1870）等人為代表性人物。

實證觀點在維也納則由科學家馬赫（Ernst Mach; 1838-1916）引進「感官實證主義」，認為所有科學都是人對這個世界的感官認知的概念描述，表現於事物自身的「相對」本質，因此，他不認同「人」的心靈結構維持不變的說法，事實是，人的心靈結構隨感覺與想像隨時在變化；對他來說，人的感受與外在事物是同一回事，物理與心理都與感知有關，因為感受的內容就是物體對象，所以外在世界就等於內在世界。依據他的看法，這個世界隨時在改變，世界非由物體組成，而是由一連串時流動、時停滯的感受所組成，一件物品或隨觸覺、或隨對光的感覺不同而分秒在改變。相似的情況也出現在人身上，「我」非恆靜，而是恆動的個體，且永遠在改變當中、過程當中，一個固定不變的「我」根本不存在。而「我」只是幻像，此「幻像」乃感官認知的另一個說法，時而會與「我」相連結。

馬赫大膽強調主體與客體之間沒有差別、心理與物理之間沒有區隔，個體的所有感官認知都相互牽連，他認為，一個被隔絕的「我」與被隔絕的事物一樣不存在，「我」與事物都只是暫時的虛擬而已，所以，他特別凸顯所有存有的虛擬本質。

維也納文人藝術家的印象主義受「感官實證主義」影響，他們企圖捕捉並再現的，是瞬間的、不受想像所混淆的印象，以這樣的方式，他們的表達絕然的主觀，所有一切都歸向「我」——一個感官認知的複合體，他們藝術表達的對象不是客體的外在世界，而是藝術家從外在世界得到的印象。從馬赫的哲學看來，他們將外在世界與內在世界視為合一，真實只存在於主觀的認知中。

印象主義強調瞬間的思維帶來嚴重的後果，因為如果眼前瞬間短暫的印象是真實的話，其有效性也只有在那瞬間之內。由於印象隨時隨刻在變，真實失去它持續的價值，取代「真實」概念的，是真實的相對性，人無從掌握可留住的事物，人因此會失去信心。

印象主義也處理人的性衝動問題，印象主義流派的文人藝術家相信，人受制於與人的內在背反的一股力量而不自知，這股力量後來由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 1856-1939）發現並開展其學說，而席尼茲勒欲探索的方向正與佛洛伊德不謀而合。同為醫生與心理學家的佛洛伊德認為，人對其所有行為的動機少有清楚者，甚至迷惑於自我的感覺與行為，這種迷惑不清他透過心理分析試圖將其排除，方法是揭開人的無意識，以及揭露從未被承認的精神與心理物理學之間的關係。根據他的說法，人的性衝動在強力壓抑之下會導致心病，壓抑的過程當中，性衝動從意識區被驅趕至下意識區之後，以作夢或偏差行為的方式呈現出來，因此，他否定

人能自我確定精神狀態，人從現實中所得的印象是見識，同時也是幻像。佛洛伊德的精神分析革命性地推翻了傳統對人的自信的看法，人突然之間變成不知真實、不識自我，時而需要在他人之前掩飾自我，面對自己時，也時而需要作自我掩飾。

席尼茲勒（1862-1931）與佛洛伊德（1856-1939）二人當年在維也納住在同一個行政區，但實際的接觸不多，從稀少的信件當中，旁人得知佛洛伊德相當稱許席尼茲勒。<sup>1</sup>有趣的是，二人專研的興趣朝類似方向發展；由於席尼茲勒也具醫學背景，他大約與佛洛伊德同時投入催眠術（hypnose）與感應（suggestion）問題的研究，席尼茲勒在此時也發表他一生唯一的一篇醫學論文。<sup>2</sup>日後，席尼茲勒的興趣轉向文學藝術，但基本上，二人的產出可說殊途同歸。

席尼茲勒是德語文學十九 / 二十世紀交替時期的重要作家，但他的作品在他有生之年遭受許多誤解，如第一部獨白小說《辜司特上尉》（*Leutnant Gustl*）就是一例。這部小說以「內在獨白」的方式呈現主人翁——一名少尉的內在恐懼、著魔與神經官能症，如此嚴重影響軍人英勇形像的小說於1900年出版，激怒了當時整個奧匈軍方，從此他的寫作生涯麻煩不斷，經常受禁於檢查單位。《伊瑟小姐》（*Fräulein Else*）是他的第二部獨白小說，與前一部的誕生間隔24年之久，但在文學史上的地位遠超越第一部，原因是小說中使用的意識流「內在獨白」之技巧比第一部更純熟、更深入。此種書寫技巧在當時尚未普及，《伊瑟小姐》因而在德語讀者圈內一時蔚為風潮，至二〇年代末期已特賣七萬冊。至那時起，席尼茲勒可謂開風氣之先，後續不斷有作家延用「內在獨白」技巧寫作。

席尼茲勒雖經常旅行，大部份為科學研究，例如倫敦、巴黎與哥本哈根等多處是他時常拜訪的地方，但他的一生大部份在維也納（Wien）渡過，這個城市在他的作品當中佔相當重要的地位，不僅區域名稱、街道名稱是作品中令讀者熟悉這座城市的元素，維也納的政治、經濟與中上社會也讓讀者歷歷在目。而其實在一次大戰之後，維也納文學界已漸漸將席尼茲勒視為過氣文人，對他注意的空間有限。除此之外，他出生猶太人的身份，晚年由於日益嚴重的反猶風潮，更削弱他在維也納文學重鎮的所屬感。二次戰後，文學批評界再度注意到他，已是七〇年代的事了。

席尼茲勒留給後人大量的戲劇與小說作品。從他的文學創作角度看來，其自然科學的教育背景以及醫生的身份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雖然後來並無繼續醫生的志業，處理人的心理與內在問題一直是他的文學作品關鍵性的元素，例如他善於在小說中描述人物的意識狀態、氛圍與內在發展，但特別的是，他極少對事件的衝突有所解決，更多的是結果的不確定與懸而未決。小說《伊瑟小姐》寫的正是一名小女生伊瑟的感覺與內在衝突。身為律師的女兒，伊瑟被母親逼迫去向封多爾斯戴先生借貸三萬元，以挽救父親的財務困境以及社會聲譽，封多爾斯戴先生願意借錢，但條件是伊瑟必須裸身呈現，時間是十五分鐘。心情極度複雜與不情願之下，伊瑟的內在陷入交戰，在心情混亂與意識不清的情況下，她在飯店一處大廳除去衣服，

<sup>1</sup> Freud, Sigmund: *Briefe an Arthur Schnitzler*. Hg. Heinrich Schnitzler. In: *Neue Rundschau*, 66 (1955), p. 96-107.

<sup>2</sup> 此篇論文名為 *Über funktionelle Aphonie und deren Behandlung durch Hypnose und Suggestion*。見 Perlmann, Michaela L.: *Der Traum in der literarischen Moderne*. Zum Werk Arthur Schnitzlers. München 1987, p. 20.

並喝下過量的安眠藥。

對作者席尼茲勒來說，欲呈現小說主人翁伊瑟小姐內心的感覺、衝突與天人交戰，沒有比「內在獨白」手法更能適切呈現這位年幼小女生的心理狀態。整部小說時而被人物的對話所中斷，但從手法運用的份量看來，這部小說堪稱是一部徹頭徹尾的「內在獨白」小說。

## (二) 「內在獨白」與「意識流」

閱讀單一角色敘述文體(personalen Erzählung)時，讀者透過體驗小說人物的意識得知事件的始末。在極端的情況下，敘事功能全然退位，沒有針對事件的敘述，只有人物腦海中反射的累積，時而以持續不中斷的長句出現，時而又僅止於隻字片語的感嘆詞，可以說，讀者所體驗到的，是小說人物全然的內在層次、精神層次，於此，最適當的書寫方式莫過於「內在獨白」或「意識流」手法。

傳統的敘述或敘事文體當中，讀者經常會讀到類似「他這樣想著」、「他對自己說」等等的提醒，讓讀者清楚意識到小說主人翁的「我」的存在，透過敘述文體中人物的自我對話或舞台劇角色的獨白，讀者或觀眾知道小說人物的思考是陷入衝突或決擇。而「內在獨白」是歐洲十九／二十世紀交替時期新開展的書寫技巧，其書寫策略起因於醫學／心理學上的心理分析。

在此，針對「內在獨白」與「意識流」的定義需要作一些說明。十九世紀末期的歐洲，人文方面印象主義與象徵主義匯流，不論是以文字或圖像作為表達媒介，象徵語彙多重於對現實的描述，一種對「意識」的合成處理方式於焉產生。「意識流」(stream of consciousness)的說法源自於美國心理學家威廉詹姆士(William James, 1842-1910)。一般人使用「意識」(consciousness; Bewußtsein)這個概念有時會與「精神」(spirit; Geist)或「心靈」(soul; Seele)混為一談。長時期以來，「意識」被認為是我們所眼見的、耳聽的、我們記憶所及的、以及我們的思想與情感，大多數人相信東西物品無意識，例如桌椅、房子，「有意識」與「無意識」之間很容易區分，但「意識」到底是什麼，很難說清楚。詹姆士在討論人對世界的認知時，指出構成世界的原料不外乎兩種，一為「心」(mind)，一為「物」(physics)，由於心與物的相互關係被安排在不同的模型中，有些安排被稱為心理的，有些安排被稱為物理的。在他的理論裡，何謂個人意識是最困難的問題，但他解釋個人每天自然面對的意識，只存在於個人意識、心志與自我中。詹姆士不相信「意識」為實體(物)，在《心理學》第十一章〈意識流〉(The stream of consciousness<sup>3</sup>)中，詹姆士開宗明義指出「意識」的特性為：一、任何一種心志狀態都是個人意識之一；二、個人的意識中，心志隨時在改變；三、人的意識可感覺出是持續的；四、人的意識隨時在作選擇，時而歡迎、時而拒絕。他對於「流動的意識」的定義影響深遠，日後小說作者開發意識流書寫方式，他的功勞不可忽視。

<sup>3</sup> 見 James, William: *Psychology*. Briefer course. New York: Henry Holt and Co., 1892, pp. 151-175.

「意識流」不僅是一時刻之間如電流般的想像，且是主體與意識合一的經驗合成，而「意識流」最極致的表現手法莫過於「內在獨白」，此描寫技巧不需任何敘述者，將角色腦海中的聯想、感覺、記憶以及對他者的反映等，不經過整理，而以串聯與堆積的方式直接呈現在讀者面前。依據詹姆士的說法，「意識流」是意識的原料，欲將之轉換為文學呈現，作家需要一些特殊的書寫策略，例如以全知者角度作人物思考的報告(omniscient description)、自我對話(soliloquy)、沒有敘述者的間接內在獨白(indirect interior monologue; free indirect speech)或直接的「內在獨白」(direct interior monologue)等。<sup>4</sup>最後一類就是本文所運用的書寫手法。

一言以蔽之，這種直接的「內在獨白」是呈現「意識流」多種方法的其中之一種，其中，沒有任何規律的組織原則可以遵循，整個意識過程以自由的聯想呈現，在極端的情況下，完全不見完整的句子結構，所有在意識中進行的資訊不需要任何文法，直接呈現，句法不是被縮減，就是根本不存在。此類意識流呈現的目的在於讓讀者設身處於正在進行自我獨白角色的內在世界，因此，原來善盡傳達本職的敘述功能被降到最低點，讀者的注意力不經任何媒介，直接灌注在小說人物的意識與思考上，又因敘述者的缺席，讀者的感受貼近小說人物，運作模式類似戲劇作品不需要敘述者一樣。

理想的情況下，讀者應該與小說人物有同樣的感受，但實際的情況下不盡然一定維持這種可能性。讀者在閱讀時不時會產生距離感，一方面因為讀者不一定完全認同小說人物的價值觀，另一方面是因為讀者不斷處在現實與虛構世界的擺盪當中，雖然小說人物比照真實事件發生的情況被呈現，與實際情況仍有差距。

「內在獨白」牽涉的只有敘事主體「我」，也可以說是自我內在話語的速記、後記或虛擬的日記。如果事件互動的重心轉移至自我話語的「我」，也經常會出現「我」與自我作「對話」。與席尼茲勒同時代採用「意識流」書寫手法者有愛爾蘭作家喬艾思(James Joyce, 1882-1841)的《艾里西斯》(*Ulysses*, 1922)，法國作家杜夏丹(Édouard Dujardin, 1861-1949)所作的《月桂已修》(*Les Lauriers sont coupés*, 1888)可說是歐陸首批引進這種在當時文壇上相當特殊的書寫技巧的小說之一。

### (三) 伊瑟小姐的內在衝突

席尼茲勒與同時代活躍於性別理論的學者如魏寧格(Otto Weininger, 1880-1903)與莫比烏斯(Paul Julius Möbius, 1853-1907)等對「女性」的看法有所差異，魏寧格與莫比烏斯不約而同從女性天生生理上處於弱勢的角度觀看女性問題，席尼茲勒既不純粹從生物學角度出發，也不單從「性」的角度看問題，因此，他的觀點也與佛洛伊德有所區別。佛洛伊德傾向於從女人各個年齡階段解釋「女性」。

---

<sup>4</sup> 見 R. Humphrey: *Stream of Consciousness in the Modern Novel*. Berkeley 1954, pp. 23-25.

席尼茲勒視「女性」為社會產物，他的女性角色多隨社會變動而改變，角色的視野與人生期待多是具體的、活生生的經濟與物質考量，如《伊瑟小姐》中的伊瑟。關於女性解放的難題，他歸因於男人的僵化思考。當時代的女性處在維護作為母親與妻子的社會功能與爭求自我獨立、自由與解放兩難的邊際，伊瑟這個角色便是男性機制將女人物化的犧牲品，夾雜在傳統價值與為自己爭求未果的啟蒙當中，是一個分裂的人格，一邊受迫，一邊又透露反抗性格。

小說《伊瑟小姐》其實強烈批判或質疑社會對女人的束縛。當時，家庭的功能在於傳宗接代，父親為一家之主，女人除了當妻子與母親之外，不能擁有愛情與性慾，家庭裡的兩性關係只有「功能性」的愛，用來保障家庭的生產。當男人欲尋求「功能性」之外的性關係之時，他們不僅被社會準許而不受任何道德規範所束縛，從生理角度看來，此舉也被看成符合生物天性。女人這一方對於男人的行為，大多被教育成必須容忍、接受，甚至表現幫助的態度。相對地，女人若模仿男人的行為逾越婚姻律法，男人則將其視為羞辱行徑，甚者甚至要求決鬥（duel; Duell）以雪恥辱；越軌的女人則被視為違反自然天性，她們必須承受社會加諸於她們身上的罪惡感，此罪惡感最終即累積成自咎。這些林林總總的差別待遇，其背後原因多來自社會對兩性的雙重標準。

伊瑟與父親的關係是矛盾的。雖然伊瑟的壓力來自父親，她在心理上一再試圖將他脫罪、憐憫他、責怪自己，當媽媽護衛爸爸時：「我心愛、心愛的孩子，媽難過你年紀輕輕就得跟著做這些事，但請相信我，你爸爸沒有犯絲毫過錯」，伊瑟不禁要問「那到底是誰的錯，媽媽？」她打心裡不認同媽媽，卻忍不住又要幫爸爸說話：「他不會有心責備我的，他的心地其實很仁慈，只是行事輕率點罷了」。當她喝下安眠藥後，數落多人是謀殺者（「他們全是謀殺者，多爾斯戴和西施和保羅，佛萊德是謀殺者，媽媽也是。他們全都殺了我，又裝作不知情」）時，獨缺父親。但另一方面又時而責怪父親：「這樣做，輕鬆許多，也穩當許多，不是嗎，爸爸？如果家裡有這麼一個漂亮女兒，何苦把自己送進牢裡？」

伊瑟對父親的性幻想則出現在小說最後「飛翔」段落：「爸爸，手伸給我，我們一起飛。人如果能飛，世界如此美妙。不要吻我的手，我是你的孩子呀，爸爸。」對比於先前想像看到媽媽親吻多爾斯戴—暗示媽媽與他的敵人有染，伊瑟腦中性幻想的對象已出現錯置，甚或亂倫(incest)。如此親密的關係更早在與多爾斯戴對話時就已清楚表達：「打算與爸爸慎重地談一談，他對我有所器重，這樣說好了，如果還有人對他具備影響力的話，那就非我莫屬了。」

伊瑟一度希望父親死去，那麼就解決所有的問題，但矛盾的最終，伊瑟還是祈禱父親不要有三長兩短：「如果爸爸死了，那一切就沒事了，那麼我就不必和封多爾斯戴先生去草地上…喔，可憐的我。親愛的上帝，拜託讓電報裡不要寫壞消息，親愛的上帝，拜託讓爸爸活著。我想，就逮捕他吧，只要不要讓他死。我會去當保母，或者接任一間坐辦公室的職位。爸爸，千萬不要死，我願意做所有一切你要我做的…」，她在想像死亡的時刻與父親手牽手找到最終歸宿。

多爾斯戴在小說中是可惡男人的代表性人物—利用、物化與貶抑女人，母親則在伊瑟眼中因為與他共謀而被歸為同一陣線，這名生存在父權社會中以經濟與生存為主要考量的母親，面對男人的壓迫時，是個沒有智慧的女人。這兩個角色，尤其是多爾斯戴，全然沒有愧疚感。多爾斯戴在財富上的權勢強加在處於弱勢的伊瑟身上，更強調女人或女性身體可以買賣的價值觀。伊瑟的困境在於命運受男人主掌與決定而不自覺，在沒有看透問題核心的情況下，她只有指摘數落周邊親人，甚至求死以求解脫。

伊瑟的母親在小說裡是個笨女人，讓她不但在關鍵時刻沒有受到保護的感覺，反令她倍感壓力。這名母親與女兒在丈夫面前爭寵，沒有能力解決問題，她的愚笨甚至減輕父親的不軌行為：「哦，親愛的爸爸，你讓我很擔心。他是否也騙過媽媽呢？肯定的，且經常發生。媽媽相當笨，她搞不清楚我在做什麼。」此處意謂一名笨母親可以被欺騙。另一方面，母親的愚昧同時也很弔詭地減輕了伊瑟的負擔，因為如果是一名精明的母親對伊瑟作相同的要求，必定更難以忍受。伊瑟在遇到來自於父權的難題與困境時，當然內心希望尋求同性的援助：「媽媽，你在哪兒呀？西施？為什麼你們讓我獨自一人穿越沙漠？一個人我多麼害怕。我寧可要飛，我本來就知道我會飛。」但這個希望一直都是落空的。

母職在伊瑟心中被與妓女形象作全然對立的類比：「這美麗的肩膀到底是為誰而生？我可以讓一個男人幸福無比，條件是要找對男人，可是我不要孩子，我不像一個慈母。魏瑪莉有慈母樣，媽媽有慈母樣，艾蓮娜阿姨也有慈母樣。我擁有高雅的額頭以及美妙的身材。」母親這個角色對她來說很無趣，令她失望，但當妓女有趣，至少可提供她自主的幻覺。

小說中其他女性角色大多負面多於正面，女性與女性之間的關係充滿競爭，例如西施，她是伊瑟與表哥保羅之間的干擾因素，對於伊瑟的昏厥沒有絲毫同情心與關注，也因此而輕忽了伊瑟的死亡危險。艾瑪姨媽是另一個對伊瑟沒有好感的女人，刻意阻礙她的兒子保羅與伊瑟之間的正常關係，近乎歇斯底里的性情險些要將伊瑟送進療養院，伊瑟昏迷，她不願再承擔責任，這點讓伊瑟心寒。

#### （四）死亡與性

席尼茲勒從 1875 年起便習慣巨細靡遺地記錄自己所作的夢，這些夢的描述會隨白天所做的特殊事件而增加數量，如旅行，或他正好在研究心理分析，或研讀佛洛伊德的《夢的解析》(Traumdeutung)。<sup>5</sup>他的夢記錄特別與日記作區隔，顯見他處理夢事的認真態度，由此也推斷他對於夢的分析也表現在小說人物伊瑟身上。

---

<sup>5</sup> Perlmann, Michaela L.: *Der Traum in der literarischen Moderne*. Zum Werk Arthur Schnitzlers. München 1987, p. 25-27.

當伊瑟被逼入絕望時，她多次進入夢幻冥想，例如她想像自己已經死亡，躺在棺木裡，地點應該是父母家的廳堂，語意不怎麼清楚，但四周點燃的蠟燭直接鋪陳出死亡氣氛。門外來了一些悼念的訪客低聲交談，大家當然對死因好奇，說她從奇莫尼(Cimone della pala)高山上跌下來。特別的是，她對死亡的冥想與性幻想緊緊相扣，「因為遇上一個騙子愛情不順遂」、「她本來應該可以生個孩子的」（見譯文）。伊瑟想像自己登上奇莫尼山上，此「往上攀登」的欲求令人聯想到性需求節節高升直到高潮，高潮之後落空跌入谷底。另一處死亡與性的聯想在想像媽媽親吻多爾斯戴的手之後出現：「上百艘船隻張著黃色的帆。浪花閃爍，陽光四射。划船比賽。男人都穿著划船緊身衣，女人穿著泳裝，這個有傷風化，他們開始幻想我全身赤裸，他們多笨啊，我穿著黑色喪服，因為我死了呀。」想像死亡是一種從現實遁逃的方式。

午夜時刻必須赤身裸體去赴約這件事情在伊瑟腦中被過度密集處理，以致出現賣淫與自甘墮落的想法：「保羅，如果你幫我弄三萬元來，你可以從我這裡得到任何你想要的。這又像出自小說了，這家名門的女兒為心愛的父親出賣自己，最後還贏得一身爽。真是見鬼！不，保羅，即使是三萬元你也無法從我這兒得到任何想得的。沒半個人能得到。但若是一百萬呢？」此處「無法從我這兒得到任何想得的」，伊瑟指的應是「性」，想得到金錢必須出賣自己的無奈不斷出現：「保羅，拜託幫個忙向你爸爸調三萬元，就說你要還賭債，不然的話就得走上絕路。好啊，親愛的小表妹，我的房間是某某號，午夜時分等妳來。」

伊瑟內心極度渴望被需要、被愛，夢想著有千百個愛人追求她，當想像有人在凝視她時，就變地撫媚無比，遲鈍的佛萊德不能滿足她，她幻想的是花花公子(Filou)或是王牌英雄(Matador)：「只有佛萊德，那個笨傢伙沒感覺，因此他才愛我，可是我可不想在他面前全裸，永不，絕不，假使做了也沒有樂趣可言，我想要有害羞的感覺。可是在那個頭上頂著有如羅馬人大頭雕像的無賴面前全裸，那有多樂意啊，我最喜歡在他面前脫光全裸了，最好是做完之後就得去死。」伊瑟浸淫在害羞的愉悅當中，性想像與死亡的想像不可分割，但馬上又回到現實：「可是脫過衣服也不需要馬上去死啊，我會活下來的。」

伊瑟要以死處罰眾人，她夢想「現在我要走路去墓園，這樣媽媽可以省下葬禮，我們得縮緊開支。我走得很快，讓後頭沒人可以趕上我。」她拒絕送葬隊伍，夢中伊瑟的死沒有任何人被准許送行，她的處罰算是達到目的。伊瑟心有不甘，期待多爾斯戴表示歉疚「您好，封多爾斯戴先生，向小伊瑟表示最後一次敬意？那老女人說，小伊瑟。—為何要？當然，我得對她表示最後一次敬意，我也是第一個侮辱她的人。」但至終多爾斯戴不曾說一聲抱歉。

## （五）意識與語言

「意識流」書寫體回應或引發語言與思考二者之間的關係。在席尼茲勒的年代，語言與思考以「意識」為核心的討論尚寥寥無幾，威廉詹姆士當年不贊成將意識訴諸於語言，認為從意

識到語言之間存在著許多未解的謎題，將意識「有形化」、「具體化」或「轉化」成語言是太過簡單的作法。到底「意識」是什麼？這個問題至今仍無法從自然科學的角度解釋，在哲學領域，二十世紀前半因受「行為主義」(behaviorism)影響而受冷落，但二十世紀後半美國哲學家奈格(Thomas Nagel, 1937-)又重提此話題<sup>6</sup>，再度強調「意識」謎樣無解，激發部份贊成與反對的聲音，至此，「意識」之謎的討論呈現兩個方向，其一主張意識狀態必包含對事物體驗的內容，但不清楚人的大腦如何處理這些體驗；其二認為人的思考必與經驗相連，它可以是真實，也可以是虛幻的，而大腦如何產生這些思考，仍舊不明。在人文思考領域，主體對現實世界的認知的關鍵在於「意識」的親身體驗，此「主觀性」形成與自然科學絕然不同的劃分，自然科學的研究也因此而設定在某些特定問題的思考。

席尼茲勒的年代，學者對「意識」與「無意識」的討論方興未艾，佛洛伊德是第一位提出「無意識」(unconsciousness; Unbewußtsein)、「潛意識」(subconsciousness; Unterbewußtsein)、「前意識」(preconsciousness; Vorbewußtsein)等概念的學者，這些不怎麼清楚的意識與明顯清楚的意識在《伊瑟小姐》行文當中，被混合書寫。這些技法在二十世紀二〇年代是非常新穎的嘗試，但八、九十年後的今天，人們歷經語言與意識相互關係一而再、再而三的思考，現代人對「意識流」書寫採取相對謹慎的態度。

有關語言與思考的思辨，俄國文化心理學家韋郭茲基(Lev Vygotsky, 1896-1934)完成於1934年、被認為是集一生思想之大成的著作《語言與思想》(Мышление и речь; *Thinking and speaking*)長久以來被國內學者專家遺忘，近年，在西方國家與日本重新拾起對他的興趣與關注之下，有關其學說的譯註與各方面研究蓄勢待發。韋郭茲基短短三十多年的生命當中，著作大約有二百七十五篇，其中不乏專門針對「意識」的討論。<sup>7</sup>韋郭茲基的有關語言的理論或足以提供國內各領域學者作進一步的鑽研。

## (六) 譯本

以下書目是《伊瑟小姐》(*Fräulein Else*)至今唯一的中文譯本：

(奧)許尼勒(Schnitzler, A.)著 / 耕藝節譯：《少女狂想曲》，高雄：辛勤書屋，1951[民40]。

耕藝的譯本在台灣的學術界與翻譯界的意義非常有限，理由之一是這本譯本是節譯，並非全文；理由之二是譯者沒有解釋段落節譯取代全文翻譯的原因；理由之三是譯者沒有說明節譯段落何者取、何者捨；理由之四，此譯本雖有註解，但作註之處貧乏，只有十二處，對幫助中文讀者了解內文的貢獻有限。本譯文嘗試以學術研究精神進行，不僅改正前文所指出的缺

<sup>6</sup> Nagel, Thomas, *What is it like to be a bat?* 參考 [http://organizations.utep.edu/Portals/1475/nagel\\_bat.pdf](http://organizations.utep.edu/Portals/1475/nagel_bat.pdf)

<sup>7</sup> 見 Vygotsky, L.: *The Problem of Consciousness*.

<http://www.marxists.org/archive/vygotsky/works/1934/problem-consciousness.htm>

點，並佐以導讀，期對國內引介德語文學與席尼茲勒的「意識流」小說作出小小貢獻。

### (七) 年表<sup>8</sup>

1862	3月15日席尼茲勒出生於維也納。父親Dr. Johann Schnitzler (1835-93)教授專攻喉科醫學 (laryngology)，維也納綜合門診中心主任；母親Louise Schnitzler (1838-1911)原姓Markbreiter。
1865	7月13日弟弟Julius 出生 (卒於1939)。
1867	12月20日妹妹Gisela出生(卒於1953)。
1871-1879	就讀「學院高中」(Akademisches Gymnasium)。
1879	7月8日高中畢業考試。秋天在維也納開始就讀醫學院。
1882	10月1日志願入伍一年成為維也納部隊駐防醫院的成員。
1885	5月30日取得醫學博士學位。9月起任職綜合醫院與診所助理醫生。
1886	11月1日成為心理治療領域Theodor Meynert的見習醫生。
1887	1月1日任職《國際醫學評論》(Internationalen Klinischen Rundschau)編輯。此刊物由Johann Schnitzler成立。
1888	秋天起成為父親綜合門診中心的助手。著手摧眠術(hypnose)與感應(suggestion)問題的研究。
1889	於《國際醫學評論》(Internationalen Klinischen Rundschau)發表〈關於官能性失音症與透過摧眠術與感應的治療〉(Über funktionelle Aphonie und deren Behandlung durch Hypnose und Suggestion)論文一篇。開始與戲劇女演員米琪(Mizzi Glümer)交往。
1890	席尼茲勒與維也納文學圈進一步接觸，例如「維也納青年」(„Jung-Wien“)；期間認識了霍夫曼史塔(Hugo von Hofmannsthal, 1874-1929)、沙爾騰(Felix Salten; 1869-1947)、貝爾霍夫曼(Richard Beer-Hofmann; 1866-1945)、巴爾(Hermann Bahr, 1863-1934)等人。發表〈問命運〉(Die Frage an das Schicksal)與小說《安納托》之一部份〈安納托的結婚日早上〉(Anatols Hochzeitmorgen)。與米琪分手。
1891	首次完整演出一部戲劇作品：《他一生的冒險》(Das Abenteuer seines Lebens)

<sup>8</sup> 根據 Scheible, H.: *Arthur Schnitzler in Selbstzeugnissen und Bilddokumenten* (rowohlts monographien 235), Hamburg: Reinbek, 1976 刪簡。

1892	首次與克繞思(Karl Kraus;1874-1936)接觸。發表〈兒子—出生自醫師的紙上作業〉( <i>Der Sohn. Aus den Papieren eines Arztes</i> )，後改寫成小說《泰瑞莎》( <i>Therese</i> ; 1928)、《安納托》( <i>Anatol</i> )，後者由Loris寫序言，此Loris就是霍夫曼史塔。
1893	5月2日父親逝世。席尼茲勒離開綜合門診中心自行開業。
1894	開始與丹麥批評家、文學史家與作家布蘭德斯(Georg Brandes; 1842-1927)信簡交流。發表中篇小說《死亡》( <i>Sterben</i> )。
1895	10月9日劇作《談情說愛》( <i>Liebelei</i> )於維也納「城堡劇院」(Burgtheater)首演。開始與柏林「德意志劇院」(Deutsches Theater)主任布朗姆(Otto Brahm; 1856-1912)通信。
1896	2月4日《談情說愛》首次於「德意志劇院」演出。同年於「德意志劇院」首演《不受法律保護者》( <i>Freiwild</i> )。席尼茲勒認識凱爾Alfred Kerr; 1867-1948)。7月25/26日於Kristiania (今日名為奧斯陸)拜訪易卜生(Henrik Ibsen; 1828-1906)。
1897	發表中篇小說《亡者沉默》( <i>Die Toten schweigen</i> )。
1898	7月11日至9月3日以腳踏車旅遊奧地利、瑞士與義大利北部，部份與霍夫曼史塔同行。《聖誕採購》( <i>Weihnachtseinkäufe</i> )於維也納首演、《軼事》( <i>Episode</i> )於萊比錫(Leipzig)首演、《遺物》( <i>Das Vermächtnis</i> )於柏林首演。
1899	3月1日獨幕劇《帕瑞賽瑟斯》( <i>Paracelsus</i> )、《情婦》( <i>Die Gefährtin</i> )與《綠鸚》( <i>Der grüne Kakadu</i> )於維也納「城堡劇院」首演。3月27日獲「頒給小說戲劇創作」(für Ihre Novellen und dramatischen Arbeiten)獎。出版《綠鸚》。獲頒「田地」獎(Bauernfeld-Preis)。
1900	12月1日《貝雅特莉絲的面紗》( <i>Der Schleier der Beatrice</i> )在波蘭樂斯拉夫(Wroclaw; 德文名為Breslau)的「絡柏劇院」(Lobe-Theater)首演。發表中篇小說《眼盲傑若尼莫與其兄弟》( <i>Der blinde Geronimo und sein Bruder</i> )與《辜司特上尉》( <i>Leutnant Gustl</i> )，後者刊行於12月25日的「新自由媒體」(Neue Freie Presse)。也以自費印製手稿兩百份非賣品的方式發表喜劇《輪舞》( <i>Reigen</i> )。
1901	6月14日：因發表《辜司特上尉》，歷經榮譽委員會的法定程序之後，席尼茲勒的軍階被免除。
1902	8月9日兒子海恩瑞希(Heinrich)出生。10月18-20日席尼茲勒與柏林「德意志劇院」主任布朗姆共同前往Aagnetendorf(位於Schlesien)拜訪郝普曼(Gerhart Hauptmann, 1862-1946)。

1903	5月17日：由四部獨幕劇組合而成的戲劇《蓬勃時刻》( <i>Lebendige Stunden</i> )獲頒「田地」獎(Bauernfeld-Preis)。8月26日席尼茲勒與敖爾嘉(Olga Gussmann)一兒子海恩瑞希的母親—結婚。
1904	3月16日《寂寞之路》( <i>Der einsame Weg</i> )於柏林首演。《輪舞》一書在德國被禁。《勇敢的卡希昂》( <i>Der tapfere Cassian</i> )於柏林「小劇院」(Kleines Theater)首演，當時劇院主任為萊恩哈特(Max Reinhardt; 1873-1943)一日後柏林戲劇界的泰斗。原先為當晚安排的演出《德洛米》( <i>Das Haus Delorme</i> )受檢禁止上演。
1906	3月16日《致偉大的丑角》( <i>Zum großen Wurstel</i> )於維也納喜劇劇院首演。同年《幕間戲》( <i>Zwischenspiel</i> )於「城堡劇院」首演。
1908	1月15日獲頒「格理帕察」獎(Grillparzer-Preis)。發表小說《通往自由之路》( <i>Der Weg ins Freie</i> )與劇本《伯爵小姐米琪或家庭日》( <i>Komtesse Mizzi oder der Familientag</i> )。
1909	1月5日：《伯爵小姐米琪或家庭日》於維也納「國民劇院」(Deutschen Volkstheater)首演。9月13日女兒莉莉(Lili)出生
1910	1月22日《女丑角的面紗》( <i>Der Schleier der Pierrette</i> )—由匈牙利作曲家多赫南依(Ernst von Dohnányi; 1877-1960)作曲的默劇—於德勒斯登(Dresden)皇家歌劇院(Königliches Opernhaus)首演。9月18日由(Franz Neumann; 1874-1929)譜曲的歌劇《輪舞》( <i>Reigen</i> )於法蘭克福首演。
1911	10月14日《遠地》( <i>Das weite Land</i> )同時在柏林「萊辛劇院」(Lessing-Theater)、波蘭樂斯拉夫(Wroclaw; 德文名為Breslau)「絡柏劇院」(Lobe-Theater)、慕尼黑「宮廷劇院」(Residenztheater)、布拉格「德意志鄉村劇院」(Deutsches Landestheater)、萊比錫「古市立劇院」(Altes Stadttheater)、漢諾威「戲堡」(Schauburg)、波鴻「市立劇院」(Stadttheater Bochum)以及維也納「城堡劇院」等八地首演。發表四部中短篇小說：《三度警告》( <i>Die dreifache Warnung</i> )、《謀殺者》( <i>Der Mörder</i> )、《牧羊笛》( <i>Die Hirtenflöte</i> )與《芮宮姐的日記》( <i>Das Tagebuch der Redgonda</i> )。母親在這一年逝世。
1912	2月10日在維也納「國民劇院」首演一系列傀儡戲，包括《演木偶戲的人》( <i>Der Puppenspieler</i> )、《勇敢的卡希昂》( <i>Der tapfere Cassian</i> )以及《致偉大的丑角》( <i>Zum großen Wurstel</i> )。10月13日《輪舞》在布達佩斯以匈牙利文首演場被禁。10月25日原計劃於維也納「國民劇院」首演的《博納

	第教授》( <i>Professor Bernhardt</i> )因受檢不通過被禁演。11月28日《博納第教授》於柏林「小劇院」首演。
1913	發表中短篇小說 <sup>9</sup> 〈貝亞特太太與她兒子〉( <i>Frau Beate und ihr Sohn</i> )。
1914	1月22日《談情說愛》( <i>Elskowsleg</i> )首映，這是一部首度以席尼茲勒作品為草案的電影。3月27日獲頒「萊牧恩獎」( <i>Raimund-Preis</i> )。
1915	10月12日同時在維也納「城堡劇院」、法蘭克福「新劇場」( <i>Neuen Theater</i> )與達姆市( <i>Darmstadt</i> )「宮廷劇院」( <i>Hoftheater</i> )等劇院首演獨幕劇系列《話語喜劇》( <i>Komödie der Worte</i> )，包括《見識時刻》( <i>Stunde des Erkennens</i> )、《大景象》( <i>Große Szene</i> )以及《酒神祭》( <i>Das Bacchusfest</i> )等三部。著手寫自傳。
1917	11月14日於維也納「國民劇院」首演《芬克與福利德布希》( <i>Fink und Fliederbusch</i> )。發表中短篇小說《船醫格瑞斯勒醫師》( <i>Doktor Gräsler, Badearzt</i> )與《逃往黑暗》( <i>Flucht in die Finsternis</i> )。
1918	12月21日《博納第教授》首度在維也納「國民劇院」演出(檢查制度隨君主體制結束而廢除)。發表中篇小說《花花公子回家路》( <i>Casanovas Heimfahrt</i> )。
1919	發表《姐妹們或花花公子在史帕》( <i>Die Schwestern oder Casanova in Spa</i> )。
1920	10月8日：《博納第教授》獲頒「國民戲劇獎」( <i>Volkstheaterpreis</i> )。12月23日《輪舞》在柏林「小戲劇院」( <i>Kleines Schauspielhaus</i> )首演。
1921	2月1日《輪舞》首度在維也納「國民劇院」內之小型劇院( <i>Kammerspiele des Volkstheaters</i> )演出。2月17日：於維也納演出《輪舞》發生騷亂之後遭警方禁演(1922年2月17日獲解除)。2月22日柏林演出《輪舞》期間發生組織性的突發騷亂事件。6月26日離婚。9月11日美國默片《安納托事件》( <i>The Affairs of Anatol</i> )首映。九月因針對柏林「小戲劇院」的主管階層、導演與演員公開作出引起公憤的行為而遭起訴。11月8日所有參與者被宣告無罪。
1922	6月16日：依據佛洛伊德的信件，席尼茲勒在六十歲生日這一天兩人首度長聚。
1923	奧地利筆會(P.E.N.-Club)榮譽會長。

<sup>9</sup> 德文 *Erzählung* 有別於「中篇小說」(*Novelle*)與「短篇小說」(*Kurzgeschichte*)，此處以「中短篇小說」區別之。

1924	10月11日於維也納「城堡劇院」首演《誘騙喜劇》( <i>Komödie der Verführung</i> )。發表《誘騙喜劇》與《伊瑟小姐》( <i>Fräulein Else</i> )。
1925	發表中短篇小說《法官太太》( <i>Die Frau des Richters</i> )與中篇小說《夢幻小說》( <i>Traumnovelle</i> )。
1926	6月21日獲頒由記者作家協會「協合」(Concordia)贊助的「城堡劇院光環獎」(Burgtheaterring)。12月27日於柏林與佛洛伊德最後一次會面。發表中篇小說《晨曦牌局》( <i>Spiel im Morgengrauen</i> )。
1927	3月15日默片《談情說愛》( <i>Liebelei</i> )於柏林首映。
1928	7月26日女兒莉莉(Lili)在威尼斯自殺。7月27-31日飛往威尼斯參加女兒的葬禮。
1929	默片《伊瑟小姐》( <i>Fräulein Else</i> )上映，Elisabeth Bergner飾演伊瑟(Else)，Albert Steinrück飾演封多爾斯戴(Dorsday)。
1931	9月19日依據《晨曦牌局》所拍之有聲電影《晨曦》( <i>Daybreak</i> )以及《逃往黑暗》( <i>Flucht in die Finsternis</i> )首映。10月21日席尼茲勒逝世於維也納。

#### (八) 參考書目

Alerdissen, Rolf von: *Arthur Schnitzler : impressionistisches Rollenspiel und skeptischer Moralismus in seinen Erzählungen*. Bonn : Bouvier Herbert Grundmann, 1985.

Bühler, Arnim-Thomas: *Arthur Schnitzlers Fräulein Else. Ansätze zu einer psychoanalytischen Interpretation*. Wetzlar: Kletsmeier, 1995.

Dainton, Barry: *Stream of consciousness : Unity and continuity in conscious experience*. London New York : Routledge, 2000.

Fliedl, Konstanze (Hrsg.): *Arthur Schnitzler im zwanzigsten Jahrhundert*. Wien: Picus, 2004.

Freud, Sigmund: *Briefe an Arthur Schnitzler*. Hg. Heinrich Schnitzler. In: *Neue Rundschau*, 66 (1955), p. 96-107.

Gutt, Barbara: *Emanzipation bei Arthur Schnitzler*. Berlin : Spiess, 1978.

Holzberg, Lisa: *Erläuterungen zu Arthur Schnitzler Fräulein Else*. Königs Erläuterungen und Materialien Band 428. Bange, Hollfeld 2005.

Humphrey, Robert: *Stream of Consciousness in the Modern Novel*. Berkeley 1954.

James, William: *The Principles of Psychology*. 1890. Reprint b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52. Second Edition 1990.

Janz, Rolf-Peter: *Arthur Schnitzler : zur Diagnose des Wiener Burgertums im Fin de siècle*. Stuttgart : Metzler, 1977.

Koch, Peter (ed.): *Sprache, Bewußtsein; Stil*. Tübingen: Narr Francke Attempto Verlag, 2005.

Kronberger, Silvia: *Die unerhörten Töchter. Fräulein Else und Elektra und die gesellschaftliche Funktion der Hysterie*. Innsbruck / Wien / München / Bozen: Studien Verlag, 2002.

Le Rider, Jacques: *Arthur Schnitzler oder Die Wiener Belle Époque*. Wien, Passagen-Verl., 2007.

Liebrucks, Bruno: *Sprache und Bewußtsein*. Bd. 1-5, Bd. 6-1/6-2/6-3, Bd. 7. Frankfurt am Main: Akad. Verl.-Ges., 1964-1979.

Lindken, Hans Ulrich: *Erläuterungen zu Arthur Schnitzler, Leutnant Gustl, Fräulein Else*. 2., überarbeitete Auflage. Königs Erläuterungen und Materialien Band 374. Hollfeld, Bange, 1999.

Offermanns, Ernst Ludwig: *Arthur Schnitzler : das Komodienwerk als Kritik des Impressionismus*. München : Fink, c1973.

Perlmann, Michaela L.: *Der Traum in der literarischen Moderne. Zum Werk Arthur Schnitzlers*. München 1987.

Polt-Heinzl, Evelyne: *Arthur Schnitzler: Fräulein Else. Erläuterungen und Dokumente* Universal-Bibliothek Band 16023. Reclam, Stuttgart 2002.

Rey, William H.: *Arthur Schnitzler. die späte Prosa als Gipfel seines Schaffens*. Berlin : Erich Schmidt, 1968.

Saletta, Ester: *Die Imagination des Weiblichen. Schnitzlers Fräulein Else in der österreichischen Literatur der Zwischenkriegszeit*. Wien / Köln / Weimar: Böhlau Verlag, 2006.

Scheible, Hartmut: *Arthur Schnitzler in Selbstzeugnissen und Bilddokumenten* (rowohlts monographien 235), Hamburg: Reinbek, 1976.

Schnitzler, Arthur: *Fräulein Else*. Novelle. Berlin / Wien / Leipzig: Paul Zsolnay Verlag, 1924.

Schnitzler, Arthur: *Fräulein Else*. A novel, translated from the German by Robert A. Simon.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25.

Schnitzler, Arthur: *Jugend in Wien : eine Autobiographie*. Herausgegeben von Therese Nickl und Heinrich Schnitzler; mit einem Nachwort von Friedrich Torberg. Frankfurt am Main: Fi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1992.

Seiler, Thomas Bernhard: *Wissen zwischen Sprache, Information, Bewusstsein. Probleme mit dem Wissensbegriff*. Münster: Verl.-Haus Monsenstein und Vannerdat, 2008.

Vygotskii, Lev Semenovich: *Denken und Sprechen*. Georg Rückriem & Joachim Lompscher (Herausgeber, Übersetzer). Weinheim: Betz, 2002.

(奧)許尼勒(Schnitzler, A.)著 / 耕藝節譯：《少女狂想曲》，高雄：辛勤書屋，1951[民 40]。

# Arthur Schnitzler

## Fräulein Else

### 伊瑟小姐

「伊瑟，妳真的不想再繼續打了嗎？」—「不了，保羅，我沒辦法了，再見啦。—再會，親愛的夫人。」—「可是，伊瑟，您還是稱我西施夫人吧，或者像以前一樣叫我西施，就這麼簡單。」—「西施夫人，再見！」—「可是伊瑟，為什麼您現在要走呢？離晚餐還有整整兩小時。」—「西施夫人，您跟保羅對打就好了。今天跟我真的趣味不對。」—「親愛的夫人，讓她去吧，她今天心緒不對勁。對了，伊瑟，這個不對勁的模樣倒是很配妳的臉。—還有，那件紅色套頭衣更配。」—「保羅，藍色你大概比較喜歡吧。再會！」

這樣退場倒還圓滿<sup>10</sup>，希望他們兩個不會以為我吃醋了。我打賭他們兩個有一腿，保羅表哥和西施摩爾。這事跟我一點都不相干。我現在要再一次轉身回頭

---

<sup>10</sup> 作者從此處開始帶領讀者「直接」進入主角的「內在獨白」(innerer Monolog)，通篇小說之內在獨白多於主角實際與人交談。「內在獨白」與十九世紀末英國心理學家 William James 所提出的「意識流」(stream of consciousness) 概念有所差異。「意識流」為意識的基本材料 (Rohmaterial)，將其訴諸文學敘述可採用一些文學技巧，例如敘述者以全知的角度報導角色人物的思考 (Gedankenbericht / omniscient description)、角色的自我對話 (Selbstgespräch / soliloquy)、間接的內在獨白 (indirekte Gedankenwiedergabe / indirect interior monologue) 以及直接的內在獨白 (innerer Monolog / direct interior monologue)。見 Müller, Wolfgang: *Innerer Monolog*. — In: *Moderne Literatur in Grundbegriffen*. Hrsg. v. Borchmeyer u. Viktor Zmegac. 2. Auflage. Tübingen: Max Niemeyer, 1994, p. 208—211.

直接的「內在獨白」因完全不需要一位敘述者作為媒介，與「體驗式話語」(erlebte Rede) 有所不同，後者需要一位敘述者，但此敘述者棄敘述者的角度而以角色人物的角度將思考訴諸話語，因此，「體驗式話語」之主詞必為第三人稱，且人物的思考經過一位敘述者重述，時間上必有先後之分，雖說此先後差別只有零點幾的秒數，故動詞時態為過去式。部份參考 Müller, Wolfgang: *Innerer Monolog*. — In: *Moderne Literatur in Grundbegriffen*. Hrsg. v. Borchmeyer u. Viktor Zmegac. 2. Auflage. Tübingen: Max Niemeyer, 1994, p. 208—211.

向他們打招呼。招手，微笑，我現在看起來臉色好看些了吧？哦，天阿，他們又開始打了。其實我的球技比西施摩爾（Cissy Mohr）還好，而保羅也不是王牌英雄<sup>11</sup>，可是他外表看起來很好看——那副領口敞開的模樣，還有那張男孩使壞的臉。要是他不要那麼矯揉造作就更好了。艾瑪（Emma）阿姨，妳不用擔心的。

今天晚上真美！今天白天的天氣原本適合去一趟若瑟塔小屋的。那奇莫尼（Cimone）<sup>12</sup>山頭高聳入雲霄真是壯麗！—要去的話，清晨五點就要出發了。如往常，剛上路時會感覺不舒服，但那種不舒服感會漸漸退去。—再沒有比晨曦時刻去踏青更更好了。—若瑟塔小屋那位獨眼美國人看起來像一個拳擊手，也許是打拳時不知那位仁兄把那隻眼睛給打掉了。要我嫁去美國的話我倒是願意，但不要嫁給美國人，或者是跟美國人結婚，但要住在歐洲，住在蔚藍海岸（Riviera）<sup>13</sup>邊的別墅，有那種直通海面的大理石階梯，我就會赤身躺在大理石上。—我們上回去孟脫尼（Mentone）<sup>14</sup>，那是多久前的事了？七、八年了吧。當時我才十三、十四歲。唉，對了，那時候我們家的經濟情況還好。—剛才把那些人推遲掉實在沒意義，沒推掉的話，現在反正也該回去了。—四點鐘的時候，我離開去打網球，那時媽媽用電報寫的快遞還沒到，誰知道現在是不

---

<sup>11</sup> 此處原文用 Matador，意思是西班牙的鬥牛士。

<sup>12</sup> 此處指 Cimone della pala 山岳，是阿爾卑斯山脈南端 Dolomiten（高 3191 公尺）山區之一部份。參考 Hans—Ulrich Lindken: *Arthur Schnitzler Leutnant Gustl Fräulein Else*. Hofffeld: Bange Verlag, 1999. 頁 39。

奇莫尼（希臘文 Κίμων, ca.510 – 449 B.C.）之名源於古希臘 Philaiden 世族，父親為 Miltiades（曾贏得馬拉松戰役）。西莫尼善戰，也是當時代雅典重要的政治人物與謀略家，世人甚至將他活躍的年代稱為「奇莫尼時期」。這座位於義大利北部 Südtirol 的高山是作者 Arthur Schnitzler 自青年時期的喜愛，是整部小說的重心，象徵生命力與熱情，同時也象徵死亡。

<sup>13</sup> Riviera 指法國的蔚藍海岸。

<sup>14</sup> 蔚藍海岸之地名。

是……。我原本可以再打一回合的。—前面這兩個年輕人為什麼跟我打招呼？我根本不認識他們。從昨天開始，他們住進旅館，吃飯的時候坐在左邊靠窗，先前那群荷蘭人坐的位置。我剛才回謝的時候可有面露不悅？還是一臉高傲？我又不是這種人。上次回家的路上，佛萊德（Fred）是怎麼說《科里歐蘭》（*Coriolan*）<sup>15</sup>的？「心情愉快」？不，是「樂觀」，「伊瑟，您是樂觀，不是高傲」。好一個恰當的字眼，他總會找到恰當的字彙。—我怎麼走這麼慢？我是害怕看到媽媽的信嗎？畢竟，信裡寫的一定不會是什麼愉快的事。還用快遞呢！搞不好我又得回家去。唉，這是什麼人生啊—儘管得到了紅色絲質套頭衣和絲襪，還三雙呢！窮光蛋親戚，竟有幸蒙有錢的姑媽出面邀請，她鐵定已經後悔了。可敬的姑媽，我需要簽下白紙黑字向妳保證我連在夢中也不會心想保羅嗎？哦，我什麼人也不想，沒有愛上任何人，以前也沒談過戀愛，即使是艾伯特（Albert）也沒愛過，雖然我幻想愛上他長達八天。我想我是沒法愛上一個人的，這其實很奇怪，因為我肯定是感性的，可是也樂觀，同時面露不悅，謝天謝地。十三歲那年，我也許唯一一次真正戀愛過，愛上范戴克（Van Dyck）<sup>16</sup>—或說更愛阿博（Abbe）的德格留（Des Grieux）<sup>17</sup>，也愛勒那德（Renard）<sup>18</sup>，十六歲

---

<sup>15</sup> *Coriolan* 為莎士比亞的悲劇。

<sup>16</sup> 指當時著名的男高音范戴克（Ernest Van Dyck），任職於維也納歌劇院。參見 Lisa Holzberg: *Erläuterungen zu Arthur Schnitzler Fräulein Else*. Hollfeld: Bange Verlag, 2005. 頁 44。

<sup>17</sup> 此處指法國作家 Antoine François Prévost（人稱 the Abbé Prévost）所寫的短篇小說 *Histoire du chevalier des Grieux et de Manon Lescaut* (1756) 中的角色德格留（Des Grieux），由音樂家馬斯奈（Jules Massenet）譜曲寫成歌劇《曼儂》（*Manon*）。富家女 Manon Lescaut 要被父親送入修道院，途中遇見伯爵之子騎士德格留（Des Grieux），兩人一見鍾情，後德格留帶著曼儂私奔。

<sup>18</sup> 此處指 Marie Renard，為當時維也納宮廷歌劇院（Wiener Hofoper）之藝術女中音（Artistin Mezzosopranistin）。參見 Lisa Holzberg: *Erläuterungen zu Arthur Schnitzler Fräulein Else*. Hollfeld: Bange Verlag, 2005. 頁 44。

時在魏特湖（Wörthersee），哎，算了，那次什麼都沒發生。怎麼老想過去的事，又不是要寫回憶錄，我連日記也不寫的，不像那個貝兒塔（Bertha）。我對佛萊德頗有好感，但僅此而已，也許他高雅一點我就會愛上他。可我是故作高雅，爸爸也這樣認為，常笑我。哦，親愛的爸爸，你讓我很擔心。他是否也騙過媽媽呢？肯定的，且經常發生。媽媽相當笨，她搞不清楚我在做什麼。其他人也搞不清楚。佛萊德呢？一頂多略知一二。—多美妙的夜晚！整座旅館看來多喜慶！看得出全都是心情不錯、沒憂愁的人，比方我就是。哈哈！可惜，真希望我生來沒憂愁。原本可以很美的，真可惜。—奇莫尼山頭上端出現一道紅光。保羅看到一定會說是阿爾卑斯夕陽。那才不是阿爾卑斯夕陽呢！美得讓人想掉眼淚。唉，為何又得回去城裡呢！

「伊瑟小姐，晚安！」—「親愛的夫人，您好！」—「剛打完網球回來？」—看也看得出來，還用問？「是的，親愛的夫人，我們打了將近三個鐘頭。—那，親愛的夫人您還是要去散步嗎？」—「是，我正要去作每晚的散步。要走車道，草地之間的车道還滿好走的。白天太陽有點太大。」—「是啊，那些草地很不錯，尤其在月光下，從我的窗子看出去。」

「伊瑟小姐，晚安！」—「親愛的夫人，您好！」—「封多爾斯戴先生，晚安！」—「剛打完網球回來，伊瑟小姐？」—「封多爾斯戴先生，您的眼力真好。」—

「伊瑟，別挖苦我了！」—他怎麼不叫我「伊瑟小姐」？—「如果拿著球拍這麼好看，那麼也可以拿它當裝飾品囉。」—笨驢，我才不要回應這句話。「我們打了一整個下午，可惜只有三個人，保羅、摩爾太太，還有我。」—「我以前也曾瘋過打網球。」—「現在不打了嗎？」—「現在我太老了。」—「哦，怎能說老，有一回在瑪利安律斯特（Marienlyst）<sup>19</sup>，有一個六十五歲的瑞典人，每天晚上從六點鐘打到八點鐘，那年的前一年他甚至還參加比賽呢。」—「好吧，幸好我還沒六十五歲，而且，可惜也不是瑞典人。」—為什麼說可惜？他大概把我說的當成笑話，我最好是客氣地笑笑就走開。「親愛的夫人，您好！再見啦，封多爾斯戴先生。」看他那樣深深鞠躬，還有，竟是那般眼神，像極了犢牛的眼睛。剛才說六十五歲瑞典人的事傷了他嗎？反正沒差。溫拿魏太太一定是個不幸的女人，肯定在年近五十的時候就已經是了，看那眼袋，好像哭過不少似的。唉，變這麼老多麼可怕呀。封多爾斯戴先生是在關心她，因而走到她這頭來，灰黑相間的山羊鬍看起來挺好看，可惜整個人沒給人好感，裝腔作勢的模樣。封多爾斯戴先生，您的第一位裁縫師可給您幫了什麼？多爾斯戴！您一定用過其他名字。—前方西施可愛的小女兒和她的保母正往這兒走來。—「芙瑞慈(Fritzi)，妳好。晚安，小姐<sup>20</sup>，妳好嗎？」—「謝謝女士。您呢？」—「芙瑞慈，我沒看錯吧，妳手裡拿了一把登山杖，要去爬奇莫尼山嗎？」—「才

---

<sup>19</sup> Marienlyst 位於丹麥臨波羅的海（Ostsee），是海水浴場。

<sup>20</sup> 此處原文為法文。從伊瑟對這位小孩的保母以法文對談可推斷出這位小姐只講法語，而伊瑟去渡假之地為 San Martino di Castrozza，位於義大利北部。見下文。

不是呢！我還不准爬那麼高。」—「唉，芙瑞慈！明年就准了。再會啦，小姐。」—  
「女士晚安。」

好一個美人兒，為什麼會當保母呢？而且還跟在西施身邊，真是歹命。天啊，類似的命運也會發生在我身上。才不呢，我倒是知道更好的。會更好嗎？—真是美好的夜晚。「空氣如香檳酒般」，昨晚森山（Waldberg）醫生是這麼說的。前天也有一個人這樣說。外面天氣這麼好，為什麼還有人要坐在大廳堂裡？真是不解。還是他們都在等著快遞信件？門房已經看到我—如果有給我的快遞，他一定會立刻交給我，所以應該是沒有。謝天謝地！晚餐前我還想去躺一會兒。西施為什麼用英文字 Dinner? 很做作。他們很配，西施跟保羅。哎，要是信已經到了多好。不要待會兒晚餐時才到。如果晚餐時還是沒到，我就會徹夜難安。前一晚也睡得糟透了。當然，月事正來，兩腿也因而抽搐。今天是九月三號，所以大概還要到九月六號。今晚我會服一點安眠藥<sup>21</sup>，不會變成慣性的。不，親愛的佛瑞德，你不用擔心，我腦海裡都用「你」跟他說話。總得什麼都試吧，—即使大麻也得試。海軍中士布朗德（Brandel）曾經從中國—我想是中國沒錯—幫自己夾帶大麻。大麻是拿來喝的還是吸的？據說它會給人妙極了的幻覺。布朗德還邀過我跟他一起喝—或者吸大麻，放肆的臭小子，可是感覺不錯。

---

<sup>21</sup> 原文 Veronal 指一種強效安眠藥，服用高劑量可能致死。

「小姐，請留步，這兒有您的一封信。」——是門房！還是等到了！——我大方地轉身。也可能是卡若琳娜（Karonlie）或貝兒塔或佛瑞德或傑克森（Jackson）小姐寄來的信？「非常謝謝。」的確還是媽媽寄來的，快遞。他為何不乾脆說：是一封快信？「哦，快遞！」我到房裡才打開，再靜心地看。——那個貴夫人<sup>22</sup>，她穿半明半暗的顏色看起來多年輕啊，肯定有四十五了吧。我四十五歲時不知會在哪兒，也許已死了，希望。她總是那麼親切地對著我笑。我讓她先走過，輕輕地點了點頭，——可不是那種有一位貴夫人對我微笑，我就倍感殊榮的模樣。——「晚安！」<sup>23</sup>——她對我說晚安，這下我至少得行鞠躬禮。腰彎得太過了嗎？她這樣看來更老。她走路的模樣美妙無比。她是不是離了婚的？我走路的樣子也很美，可是——我知道了，這就是差別所在。——義大利人對我來說可能會變得危險。可惜那個英俊的、頂著羅馬人大腦袋的黑人已經離開。「他看起來像個花花公子」，保羅這樣說。天啊，我對那些花花公子們可沒意見，反而正好相反。——哦，到了，77 號，其實是個幸運數字。很不錯的房間，瑞士五針松木裝潢，那兒就是我的童女床。——現在外頭正好看到阿爾卑斯山日落的景色。可是面對保羅我就會否認。保羅其實為人靦腆，是個醫生，婦科醫生！也許正因為如此。前天在森林裡，當我們遠遠超前其他人時，他其實可以有所動作的。可是如果他真有所作為的話我也會覺得不舒服。真正對我做出進一步動作的，可還沒有半個人。頂多三年前在魏特湖（Wörthersee）游泳的時候。說是有所動作？

---

<sup>22</sup> 原文 Marchesa 是義大利文，意思是「侯爵夫人」，此處非爵位明確的頭銜，而是泛指貴夫人。

<sup>23</sup> 原文用 buona sera，是義大利文，顯見伊瑟在眾多飯店客人當中，可精確分辨對方的文化背景。

當時的他根本就是沒禮貌。可是前方景色真美，那個阿波羅雕像<sup>24</sup>。我當時沒真正會意，那時一只不過十六歲。哦，我這片如天堂般的草地！我的一！如果能把它帶回維也納有多好。一片輕柔薄霧，秋天來了嗎？啊對呀，九月三號了，眼前盡是高山。

現在，伊瑟小姐，您要不要決定一下，看看信吧？誰說一定跟爸爸有關。可也許事關哥哥？說不定他跟眾情人之一訂婚了？是一個合唱團員？一個做手套的小女生？不，針對這件事他腦袋還算清楚。他的事我其實知道的不多。當我十六、他二十一歲時，我們有一段時間曾對談過交友的事情。他那時經常提到一位叫做綠蒂的女孩，後來突然就不再說了。這個綠蒂一定做了什麼傷了他的事。從此之後，他不曾再對我說任何事。——此刻信竟然開了，而我一點也沒注意到自己打開了信。我坐到窗台前開始看起信來。小心，不要掉下去了。如果真發生了，他們就會這樣報導：我們收到來自聖瑪堤諾(San Martino)的消息，法塔莎飯店內發生一件令人遺憾的意外，伊瑟 T 小姐，一名年僅十九、美如天先的少女，名律師之女……當然，他們會說我是因為愛情不遂而自我了斷，或因為還抱希望卻對愛情失望。愛情不遂，唉，才不呢。

---

<sup>24</sup> 原文 Apoll vom Belvedere 指的是梵蒂岡博物館收藏之阿波羅大理石雕像之仿品，年輕的阿波羅全身裸露，唯有肩上披著短斗篷，此形象正好映入伊瑟的眼簾，與前一秒鐘的思緒前呼後應。當前梵蒂岡博物館收藏之作品原先被溫克曼(Johann Joachim Winckelmann, 1717—1768)認為是大約西元前 430 年擺放在雅典阿波羅神殿前作為避邪用之原作，乃出自 Leochares (Greek: Λεοχάρης lived in the 4th century BC)之手，溫克曼稱讚為「呈現古代藝術最崇高理想之作品」。後世學者考證發現原作應為青銅製，但前後相差約百餘年之兩作品作者皆為大師級雕塑家。

「親愛的孩子」——我要從結尾先看。——「所以，我再強調一次，千萬別生我們的氣，我心愛的乖孩子，心中千萬……」——天啊，他們該不會雙雙自殺了吧！不會，——如果是的話，就會來一封儒狄（Rudi）的電報。——「親愛的孩子，你一定要相信我真的感到抱歉，在你渡假週」——好像我從沒放過假似的，真可惜——「把這樣一個不愉快的消息加諸在你的身上。」——媽媽寫信的語氣聽來真可怕——「可是經過一番深思熟慮之後，我真的別無他法。這樣，我長話短說，爸爸的事變得很急。我不知道該怎麼辦，也不知道該如何做。」——何來這麼多長篇大論？——「事關一筆相當可笑的金額——三萬元<sup>25</sup>」——可笑？——「必須在三天之內籌到這筆錢，否則一切就完了。」天啊，到底是怎麼一回事？——「我親愛的孩子，你想想看，那位賀寧（Höning）男爵」，——怎麼，那個檢察官？——「今天早晨差人把你爸爸傳去。你知道男爵很器重你爸爸的，簡直就是對你爸爸護愛有加。一年半前，當時，可說也是千鈞一髮，他親自前去與主債權人對話，把事情在最後一刻鐘搞定。可是這回如果沒籌到錢，可就一點辦法都沒有了。先不說我們將毀於旦夕，這也將會是個醜聞，只是還沒爆發而已。你想想，名律師，一個名律師，——這個，——沒法，我甚至沒法用筆寫下。我使勁克制淚水。孩子，你是知道的，你很聰明，我們已經經歷好些次類似的情況，真是不幸，可每次都是親戚家人出來幫忙。最後一次牽扯的金額甚至高達十二萬，可是那回你爸

---

<sup>25</sup> 原文使用 Gulden，是當時奧地利幣制。

爸得簽一份保證函，內容是他不會再找上親戚，尤其是柏恩哈特（Bernhard）叔父。」—那，繼續，繼續啊，到底要說什麼？我又能做什麼？—「我們唯一能想到的，大概僅剩維克托（Viktor）叔父，但很不巧，他正往北角<sup>26</sup>或蘇格蘭之類的地方旅行。」—是啊，他過得真不賴，那個噁心的傢伙—「因而是找不到他了，至少此刻不可能。而那幾個同事，尤其是席什麼博士的，那個經常受爸爸幫忙的。」—上帝啊，我們怎麼會落到這地步—「自從他再婚之後，就不可能再去找他了。」—所以，到底是什麼？到底是什麼？你們到底要我做什麼？—

「就在這時，我的乖孩子，你的信寄到了，信裡提到許多人，包括多爾斯戴（Dorsday），目前也下榻在法塔莎飯店，這可讓我們又看到一道曙光。你知道，早年這位多爾斯戴經常拜訪我們」—哦，倒是常常啊—「他這兩、三年很少出現，這回真是意外；聽說他現在發了—這事就你我知道就好—但手法不怎麼光彩」—為什麼「就你我知道就好」？—「現在你爸爸每個星期四還跟他在官邸俱樂部打惠斯特橋牌，上回天候閉鎖的冬日他還幫爸爸在另一名美術交易商的訴訟案中拯救了一大筆金額。還有，他更早的時候也曾幫過爸爸，這事你也該知道」—我也這樣想—「那次事小，八千元，—可是畢竟—對多爾斯戴來說，三萬也不算什麼。於是我想到，你是否可表現一下你對我們的愛，去跟多爾斯戴談談看」—什麼？—「他一直都對你喜愛有加」—這我可沒留意到。我十二、三歲的時候，他是摸過我的臉頰。還說「已經亭亭玉立了。」—「因為自從八

---

<sup>26</sup> 北角（Nordkap）位於挪威北部，臨北極海。

千塊的事之後，很幸運地，你爸爸就都沒再去麻煩他，所以這回他應該會展現熱誠。聽說最近他光把一幅魯本斯<sup>27</sup>的畫作賣到美國，就進帳八萬元。這事你當然不能提。」—媽媽，你把我當傻子嗎？—「可是其他事你可以大方地跟他談。諸如賀寧男爵差人把你爸爸傳去，如果有必要的話，這你倒可以提。而且你還要說，三萬元確實已經避開最糟的情況，不是只避開眼前，而是可以撐永久，這是上帝的安排。」—媽媽，你真以為？—「因為艾柏思海瑪(Erbesheimer)訴訟案中爸爸表現不錯，必能幫他賺進十萬以上，可是現在這個階段當然還不能向艾柏思海瑪家族提什麼要求。因此，孩子，我請求你，去跟多爾斯戴談一談。我向你保證，不會有什麼枝節發生的。原本爸爸可以給他寫個電報，但我們認真考慮之後，覺得有人親自去談，還是不一樣的，孩子。錢必須在六號十二點進帳，費博士 …」—誰是費博士？啊呀，那個費亞拉(Fiala)—「態度頗強硬，當然這其中存在私人恩怨。可是這次不幸因為涉及監護人保管的財產。」—天啊！爸爸，你做了什麼？—「別無他途。而且若是錢沒有在五號<sup>28</sup>中午十二點進到費亞拉的手中，逮捕的命令就會下達，比賀寧男爵留置你爸爸的時間更久許多。所以如果可行的話，多爾斯戴必須透過他的銀行將金額電匯給費亞拉博士，那麼我們就得救了，不然的話，天知道接下來要發生什麼事。相信我，乖孩子，你不會失掉任何面子的。起先爸爸有所顧慮，他甚至還試了兩個可能性，但最

---

<sup>27</sup> 魯本斯 (Peter Paul Rubens, 1577—1640) 是荷蘭南部 (Flemish) 巴洛克畫派代表性人物，畫作以風景、肖像、歷史題材以及代表反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祭壇作品聞名。

<sup>28</sup> 此處與前文寫的日期不符，揣測有兩個可能性，一是作者筆誤，一是作者刻意以錯誤的日期呈現人的大腦偶而會作錯誤的記憶處理。

後絕望地回到家裡。」—爸爸也會絕望喔？—「也許不是因為沒借到錢，更糟的是他們對他的羞辱。其中一位還曾是爸爸最好的朋友，你可想而知，如果我這樣說。」—我無法想，爸爸曾有許多最好的朋友，但事實上現在半個都沒有了。也許魏恩斯多夫（Warnsdorf）勉強算吧？—「半夜一點鐘爸爸回到家，現在已是清晨四點，此刻他終於入睡了，謝天謝地。」—更好是，如果他一覺不醒，對他來說最好不過。—「這封信我一大早會親自送去郵局，快遞，你三號上午應該就會收到。」—媽媽是怎麼想的，這類事情她從來沒搞清楚過。—「我懇求你，收到信馬上去找多爾斯戴談，之後我也會打電報告訴你結果。天啊，這事可不能讓艾瑪姑媽察覺，單就發生這種事不能去找親姊妹來說已經夠悲哀了，而且找她談有如去跟石頭談。我心愛、心愛的孩子，媽難過你年紀輕輕就得跟著做這些事，但請相信我，你爸爸沒有犯絲毫過錯。」—那到底是誰的錯，媽媽？—「現在我們只能對天抱以希望，期待艾柏思海瑪訴訟案無論如何給我們的生存帶來一些意義。只是未來幾星期我們得離開。如果因為這筆三萬元金額將有不幸落到我們身上，不是很諷刺嗎？」—她該不會真的以為爸爸會親自……但是如果—是另一種結果不是更慘嗎？—「現在我得停筆了，孩子，我希望，在這一切麻煩之下你…」—在這一切麻煩之下？—「還可以善用假期，在聖瑪堤諾待到九號或十號，不需要因為我們提前回來。向姑媽問好，繼續對她保持友善。最後我再說一次，我心愛的乖孩子，不要氣我們，我由衷千萬」—呀，這部份我知道了。

這麼說我得去向多爾斯戴先生索借……瘋了。媽媽是怎麼想的？為何爸爸不乾脆搭上火車親自來一趟呢？—這樣，也跟快遞一樣快啊。可是也許這麼一來他們會懷疑他意圖逃亡，就在火車站將他……—真可怕，真可怕！即使那三萬元也幫不上我們什麼忙的。老是一樣的戲碼！打從七年以來！不，更久。誰會把我當一回事？沒人會把我當一回事，也不會把爸爸當一回事。這可是所有人都知道的。令人困惑不解的是，我們還一直相互忍受對方，好像大家就習慣一切般！而其實我們過得也還不錯。媽媽真是多才多藝，上次過年時為十四個人做晚宴—真不可思議。可是那回我的兩雙舞會手套，真惹得我不愉快。還有，最近儒狄花了三百元，媽媽幾乎哭了出來。而爸爸卻總是好像心情很好。總是？不，哦不。最近一次在歌劇院裡看《費加洛婚禮》時，他的眼神，—突然全然空洞—我被嚇到了。他好像變了一個人似的。但戲後我們在劇院附近高級餐廳進晚餐時，他卻又像心情從沒那麼好過一樣。

此刻我將信握在手裡。這封信真瘋狂。我得去跟多爾斯戴談。我會羞死了。——羞，我自己這樣感覺？為何？我又沒犯錯。—如果我還是去跟艾瑪姑媽談？胡扯。她很可能手頭沒有這麼多錢。舅舅可是個守財奴。天啊，我為什麼沒錢？為什麼我還沒給自己賺些錢？為什麼我沒學點什麼？哦，我可是學了些東西！誰敢說我沒學任何東西？我彈鋼琴、會說法文、英文，也說一點義大利文，也

曾上過藝術史方面的課——哈哈！而我如果學過什麼更了不起的，又會有多大幫助？再怎樣也不可能存下三萬元。——

阿爾卑斯山夕陽已消失，夜晚不再美麗，這個地區變得悲傷起來。不，不是這個地區，而是生命變得悲傷。我靜靜地坐在窗臺上，想到爸爸要被關起來，不，永不，也絕不可能。不可以的，我一定要救他。是的，爸爸，我會救你。事情很簡單啊，隨便幾句話，以我的情況看來，就說我是「樂觀」吧，——哈哈，我會用這種方式對待多爾斯戴先生，好像向他借錢對他來說是份榮顯一樣，而事實上也確是榮耀。——多爾斯戴先生，您可有一些時間給我？我剛收到媽媽寄來的一封信，她目前情況不太好，——多半是因為爸爸——「這可是當然哦，我的小姐，再愉快不過了。數目多少呢？」——如果他不那麼討人厭就好了，還有他看我的那副模樣。不，多爾斯戴先生，我可不信您的假高雅，也不信您那單片眼鏡和上流社會的裝扮，您要是跟舊衣服交易也會像交易老畫作一樣高明。——可是伊瑟！伊瑟，你想到哪裡去了。——哦，容我自己這樣想吧。不會有人在乎我的。我甚至頂著一頭金髮，紅金色，而且儒狄看起來就是一副十足的貴族氣，從媽媽身上也會馬上讓人感受到，起碼在她說話的時候，可是在爸爸身上就沒有半點貴族氣息。對了，他們應該注意到我的高雅，我絕不會掩飾，儒狄更不會，反而正好相反。爸爸如果真被關起來，儒狄會怎麼反應？他會射死自己嗎？真是胡說八道！槍殺和坐監，所有這一切都不存在，只出現在報紙上。

空氣聞起來有如香檳酒。一小時後就是晚餐，是「晚宴」。我真受不了西施，她一點都不關心她的小女兒。我要穿什麼？那件藍色的？還是黑色的？也許今天穿黑色那件較適合。會太袒胸露乳嗎？法文小說裡會說那是合乎禮俗的服裝。反正如果我要跟多爾斯戴談話，就必須看起來很迷人。晚餐之後，就隨便了。<sup>29</sup>他的兩眼會鑽進我的領口裡，真令人厭的傢伙，我恨他，我恨所有人，為何剛好又遇上多爾斯戴？難道世上就真的只剩這個多爾斯戴擁有三萬元？如果我去跟保羅談呢？假使他去告訴姑媽，他還有賭債要還，—那麼姑媽必會籌到錢的。—

天色暗了，已是夜晚，亡墓般的夜晚，最好我死掉。—這一切都不是真的。如果我現在就下去，晚宴前就去跟多爾斯戴談？啊，多恐怖呀！—保羅，如果你幫我弄三萬元來，你可以從我這裡得到任何你想要的。這又像出自小說了，這家名門的女兒為心愛的父親出賣自己，最後還贏得一身爽。真是見鬼！不，保羅，即使是三萬元你也無法從我這兒得到任何想得的。沒半個人能得到。但若是一百萬元呢？—一座宮殿呢？一串珍珠項鍊呢？將來我結婚，想必條件會寬鬆許多。難道有這麼糟嗎？芳妮（Fanny）最後還不是出賣自己了，她親口告訴我，她面對丈夫心生畏懼。那，爸爸，如果今天晚上我也下海去？就為了拯救

---

<sup>29</sup> 此處原文用法文 nonchalant。

你的牢獄之災。會是頭條新聞——！很確定，我在發燒，還是身體不適？不，是發燒。也許是因為空氣的關係，有如香檳酒。——假使佛萊德在此，他會替我出點子嗎？我不需要任何建議，也沒什麼好建議的。我會去跟出身艾培里<sup>30</sup>的多爾斯戴先生談，會向他借錢，我這個樂觀的貴族、貴夫人，同時也是乞丐、詐騙高手的女兒。我怎麼會落到這個地步？我怎麼會落到這個地步？沒人像我一樣如此善於攀緣，沒人這麼有膽量，——活力美少女，我應該生在英國，或者根本是個天生的伯爵夫人。

衣裳都吊在櫃子<sup>31</sup>裡！媽媽，那件綠色厚呢已經付錢了嗎？相信只付頭款吧。我來穿那件黑色的。昨天他們全都瞪著我看，那個臉色蒼白、小個子、戴著金邊夾鼻眼鏡的先生也是。說漂亮嘛，我倒不是，但挺風趣。我原本應該走舞台路線，貝兒塔就已經有三個男友，沒半個抱怨過……在杜塞爾道夫（Düsseldorf）的時候是那個主任。在漢堡時是跟一個有婦之夫，而且雙雙住在一棟叫做亞特蘭大（Atlantic）的大樓，有浴室的公寓，我想她甚至非常驕傲。這些人全都是笨蛋。我將會交上一百個男朋友，千個，為什麼不？這件領口還不夠低；我如果已婚，領口就可以再開低一點。——封多爾斯戴（von Dorsday）<sup>32</sup>先生，幸好我遇見您，剛才我收到來自維也納的一封信……這封信我無論如何得夾帶在身

---

<sup>30</sup> 原文 Eperies 是匈牙利文，指 Presov，是斯洛伐克的一座城市，1919 年之前隸屬於匈牙利。

<sup>31</sup> 此處原文為 Kasten，奧地利人稱衣櫃為 Kasten。Kasten 在德文也有「箱子」之意。

<sup>32</sup> 德文姓氏名前冠 von 字為出身貴族。如這位多爾斯戴先生的姓氏為 von Dorsday，von 有「出身、源自、來自」之意，讀音相當中文字「封」。面對一名貴族或貴族後裔，不省略此稱謂是基本禮儀。

上。我該按鈴叫客房侍女來嗎？不，我自己可以搞定。穿那件黑衣服不需要他人幫忙。我如果有錢的話，沒有侍女伴隨我絕不出遊。

我得開個燈。有點涼意，關上窗子。窗簾要拉下嗎？—沒必要！山的那一頭不會有人拿著望遠鏡瞧的，可惜。—一封多爾斯戴先生，剛才我收到一封信。—晚宴之後也許好些，那時人人放鬆心情，多爾斯戴也會—我可以先喝一杯葡萄酒。可是如果晚餐前事情已經解決，餐點會更好吃。令人垂涎的布丁、乳酪和綜合水果<sup>33</sup>。那如果多爾斯戴先生拒絕呢？—或者他變得無禮呢？啊不會啦，還不曾有人對我無禮過。唯有那個海軍少尉布朗德，可是那回沒有惡意。—我現在又瘦了些，這件衣裳很適合我。—夕陽餘暉照射進來，像鬼魂般照射進來，像數百隻鬼，鬼魂從我的草地升起。這兒距離維也納多遠？我到底離開多久了？在這兒我孤伶伶一個人！沒有女性朋友，也沒有男朋友，他們都到哪兒去了？我將來會跟誰結婚？誰要跟一個騙子的女兒結婚？—多爾斯戴先生，方才我收到一封信。—「可是伊瑟小姐，這根本是小事一樁，昨天我才賣掉一幅林布蘭<sup>34</sup>的畫作，伊瑟小姐，您小看我了。」此刻他從他的支票簿撕下一張，用他那支金色鋼筆簽下大名；然後明天一早我就帶著這張支票搭車去維也納。無論如何，沒有支票我也要離開。這兒我不待了，我一點也無法待下去，也不許再待了。在這兒我過著年輕貴族小姐的日子，爸爸卻已是半個人進了墳墓—不，是牢房。

---

<sup>33</sup> 原文用法文 Pudding à la merveille, fromage et fruits divers，顯現伊瑟的語言能力。

<sup>34</sup> 林布蘭 (Rembrandt Harmenszoon van Rijn, 1606—1669) 是荷蘭黃金時期的畫家，作品被視為歐洲藝術史上最重要的成就之一。林布蘭的畫作主要為肖像畫、自畫像以及以聖經故事為題材的作品。

倒數第二雙絲襪，小小的裂痕正好在膝蓋下方，沒人會注意，沒人會注意嗎？

誰知道。伊瑟，別太輕浮。——貝兒塔是個放蕩的女人。可是克麗絲汀（Christine）就好一丁點嗎？她未來的丈夫可有得高興的。媽媽向來一直是個堅貞的婚姻伴侶。我將來不會守忠，我樂觀，但不會守忠。那些花花公子對我來說太危險，剛才那個貴夫人鐵定有個花花公子男友。佛萊德如果認識真正的我，仰慕之心就會蕩然無存了。——「小姐，各種可能性都從您身上展現出來，鋼琴家、會計師、演員，您身藏各種可能。您一直都很順利。」都很順利，哈哈，佛萊德高估我了。我根本沒什麼才能。——誰知道？原本我也可以像貝兒塔那般有所成就，可是就是少了元氣。名門的年輕小姐。哈，名門，爸爸侵吞了監護人保管的財產。爸爸，你為何如此傷害我？如果還有剩一些錢有多好！可都拿去買股票玩光光了！這樣耗費力氣值得嗎？這三萬元也不會給你多大幫助，最多撐三個月。最後他還不是躲不過逃跑的命運。半年前就已走到這個地步，那時還有幫手出現，但總有一天會得不到任何援助的——到那時候我們該怎麼辦？儒狄要去鹿特丹（Rotterdam）任職萬德陸（Vanderhulst）家族的銀行，那我呢？找個金飯碗。哦，如果我有意！今天我真是漂亮，這也讓人亢奮。我是為了誰而漂亮？如果佛萊德在這兒，我會高興一些嗎？唉，佛萊德根本不適合我，他又不是花花公子！但是如果他有錢的話，我就選他。選了他之後再找上個花花公子——那個倒霉鬼就會受不了了。——封多爾斯戴先生，您樂意當花花公子嗎？——有時候

從遠處看您確實也像，像個萎靡不振的貴族，像個唐璜（Don Juan）<sup>35</sup>——戴著您那笨拙的單眼無框眼鏡，穿著那套白色法蘭絨西裝，可是要當個花花公子您還早得很呢。——都備齊了嗎？可以赴「晚宴」了嗎？——如果遇不到多爾斯戴先生，那長長的一小時我要做什麼？如果他跟那位不幸的溫拿緯（Winawer）太太散步去了怎麼辦？啊，她一點都不會不幸，她不缺三萬元。那麼，我要坐進大廳堂裡，風度翩翩坐進一張靠背椅，翻閱一下有插圖的新聞和《巴黎人生活》（*Vie parisienne*）<sup>36</sup>畫刊，兩腿交叉，一膝蓋下方那道裂痕不會有人看到。也許一個億萬富翁正好來了。——就非您莫屬了。——我要披上那條白色圍巾，那條很適合我。非常自然地把它圍在我美麗的肩膀上。這美麗的肩膀到底是為誰而生？我可以讓一個男人幸福無比，條件是要找對男人，可是我不要孩子，我不像一個慈母。魏瑪莉（Marie Weil）有慈母樣，媽媽有慈母樣，艾蓮娜（Irene）阿姨也有慈母樣。我擁有高雅的額頭以及美妙的身材。——「伊瑟小姐，容我隨意幫您畫個像。」——好啊，但願這樣合您意。甚至不記得他叫什麼了，反正不叫做堤企昂（Tizian）<sup>37</sup>，那人確是有些無禮。——封多爾斯戴先生，剛剛我收到一封信。——頸部和上背部再上一些粉，滴一滴香水<sup>38</sup>在手帕上，關上衣櫃，再度打開窗子，啊，多美呀，美得讓人想掉淚。心頭很緊張，啊，在這種情況下難道不該緊張。我把裝著安

<sup>35</sup> 唐璜（Don Juan）是西班牙文，義大利文為唐喬凡尼（Don Giovanni），是歐洲文學藝術領域傳奇的花花公子角色。以唐璜為題材的歐洲文學藝術作品不勝枚舉，最有名的作品之一要屬莫札特（Wolfgang Amadeus Mozart, 1756—1791）的同名歌劇。

<sup>36</sup> 《巴黎人生活》（*Vie parisienne*）畫刊是一份俏皮的巴黎人刊物，二十世紀初原構思設計展現法國首善之都之藝術生活與上層社會，屬高品味刊物，後偶有不同路線出現，如 1914—1918 年戰爭期間內容多反應時代精神；有時也出現穿著不多的少女圖像，引起爭議。

<sup>37</sup> 此處伊瑟想必是想到堤企昂諾（Tiziano Vecellio; 1490-1576），義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繪畫大師。

<sup>38</sup> 此處原文用法文 *Verveine*，是馬鞭草香水。

眠藥的盒子跟襯衫擺在一起。我其實也需要一些新襯衫。再來將會令人不快，啊，天呀。

奇莫尼山龐然巨大莫名，看起來好似要往我身上壓下來！天上還沒有半顆星星，空氣嗅起來如香檳，草地飄來一陣香味！將來我要住在鄉下，找個地主結婚，生一些孩子。佛萊瑞普(Froriep)醫師或許是唯一一位我能與他過幸福日子的對象，那次連續共渡兩個晚上多麼美好，第一天在柯尼普(Kniep)家，接著是藝術家舞會。為何他突然消失無蹤—至少對我來說？也許是爸爸的因素？極有可能。下去跟那個無賴在一起之前，我要對天空喊出我的問候，可是問候誰呢？孤伶伶一個人，無人可想像，我是多麼孤立無援啊。向你問候，我的愛人，又是誰呢？—佛萊德嗎？—可沒半點跡象。我看，窗子就開著吧，即使天候變涼的話。燈關掉。就這樣。—啊，對了，那封信，無論如何我得將它帶在身上。床頭櫃上那本書，今天晚上我會繼續讀那本《我們的心》<sup>39</sup>，一定，不管發生什麼事。鏡中最美麗的少女，晚安啦，請您好好懷念我吧，再會……

為何我要鎖門呢？又不會被偷。不知西施夜裡是將門開著，還是當他敲門時，她才為他開門？確定是這樣嗎？那當然哦。然後兩人雙雙躺在床上。真倒胃口。將來我絕不會跟丈夫，或那些千百個愛人，共住同一間臥房。—整座樓梯空無

---

<sup>39</sup> 《我們的心》(Notre Coeur) 是法國小說家莫泊桑(Guy de Maupassant, 1850—1893)於1890年問世的小說。

一人！這個時段總是如此。我的步伐發出響亮的聲響。我來此地已三週。八月十二號那天從格牧恩登(Gmunden)出發。格牧恩登真無趣，爸爸何來那麼多錢將我與媽媽往鄉下送？而且儒狄甚至曾出外旅行四週，誰知道去了那兒。那時他不曾寫過第二封信。我永遠弄不清楚我們的生活費從何而來。手飾嘛，媽媽自然已不再擁有。—為什麼佛萊德只待在格牧恩登兩天？他鐵定也有一個愛人！雖然無法想像是什麼樣的小姐，我根本沒法想像任何事物。他已經八天沒給我寫信了。他的信寫得很美。—誰坐在前方那張小桌旁？不是，不是多爾斯戴。幸好。現在晚餐前想要跟他談事情根本不可能。—門房為何那樣奇怪地看著我？難不成他看過媽媽寄來的信？我想，我是有些心亂如麻了，待會兒我得給他一點小費。—那兒那個金髮女人也已穿戴整齊準備就餐了。一個人怎能可以如此胖！—我還要到外頭飯店前走走。還是到音樂房？不是有人在那兒彈奏樂器嗎？是一首貝多芬的奏鳴曲。這兒怎麼能彈貝多芬奏鳴曲！我荒廢鋼琴好一陣子了，回到維也納一定要按時練習。無論如何我得重新開始一段新生活，我們全部都得重新開始，絕不可如此繼續下去，我要和爸爸認真地談一談—如果還來得及的話。來得及，會來得及的。為何我至今該做還沒做？我們家發生的事好像都以玩笑解決，但沒人以玩笑相對，每個人其實都害怕其他人，每個人都很孤獨。媽媽很孤獨，因為她不夠聰明，不懂其他人，不懂我，不懂儒狄，也不懂爸爸。可是她卻不自知，儒狄也沒察覺到。儒狄是一個優雅的青年，但以二十一歲的年齡他期待更多，假使他去荷蘭，對他是好的。那我要去哪兒呢？

我想要遠離，做我想做的事。如果爸爸遠走美國，我就陪他去。我腦中一片混亂……門房看我坐在扶手上凝視前方，一定當我是瘋子。我要為自己點根香煙。我的煙盒去哪兒呢？樓上。什麼地方？安眠藥跟衣服擺一起，可是煙盒在哪兒？西施和保羅來了。對，她還得為了「晚餐」回來換衣服，否則網球大可以再繼續打的。——他們沒看到我。保羅跟她說什麼？她為什麼這樣痴痴地笑著？如果給她在維也納的丈夫寫一封匿名信，就有趣啦！我能做這種事嗎？不可能。誰知道？現在他們看到我了，我得跟他們點頭。西施看我打扮得這麼漂亮，一定很生氣。她看來真尷尬。

「怎麼，伊瑟，您已穿戴整齊準備進餐廳了嗎？」——為什麼她現在又用「晚宴」（Diner）而不用「晚餐」（Dinner）這個字眼？連前後一致她也做不到。——「沒錯，正如您所說，西施夫人。」——「伊瑟，妳看起來真動人，這倒讓我有興致對妳獻殷勤。」——「保羅，省省力氣，還是給我拿根香煙來吧。」——「很樂意。」——「謝謝。球打地怎麼樣？」——「西施夫人連續打敗我三次。」——「因為他心不在焉嘛。還有，伊瑟，您可知道希臘王儲明天將到此地來？」——希臘王儲干我何事？「喔，真的嗎？」哦，天啊，——多爾斯戴和溫拿緯太太一起！他們正在對我打招呼，又往前走。我回禮時太過禮貌了，太謙卑了，跟往常完全不同，哦，我是一個怎樣的人啊。——「伊瑟，你的煙沒有點燃吧？」——「再幫我點一次吧，謝謝。」——「伊瑟，您的圍巾真漂亮，加上那件黑衣裳在您身

上真是絕配。現在我也得去換衣服了。」——她還是別走好了，我實在有點害怕多爾斯戴。——「我已經約好一位女理髮師七點到這兒來，她很出色。冬天她就到米蘭去。好吧，再見啦，伊瑟，再見，保羅。」——「再會，親愛的夫人。」

「再見，西施夫人。」——她離開了。幸好至少還有保羅留下來。「我可以跟妳坐一會兒，伊瑟？還是礙到妳做夢了？」——「為何說礙到我做夢？也許礙到我的現實吧？」我這話沒什麼特別的意思。他還是離開好了。我還得和多爾斯戴談事情。他還站在那兒跟那可憐的溫拿緯太太在一起，他覺得有點無聊，我看得出來，他想過來我這兒。——「這個世界存在那種妳不會受到干擾的現實嗎？」——他到底在說什麼？去他的趕快走吧。為何我這樣賣弄風情地對他笑？我絕非對他有意啊。多爾斯戴往這兒偷看了一眼。我到底身在何處？我到底身在何處？

「伊瑟，妳今天有什麼心事？」——「我會有什麼心事呢？」——「妳今天很神秘、很誘人，惡魔似的。」——「保羅，別胡言胡語。」——「只要看妳一眼，就要讓人痴狂。」——他想到哪裡去了？他怎麼這樣對我說話？他的確很俊。我吐出的煙霧在他的髮間糾纏。但此刻我用不著他。——「妳的視線好像往我的後面看去，為什麼，伊瑟？」——我根本不作答。現在我用不著他。我做出最令人受不了的表情，讓他無法跟我對話。——「妳的思緒已把妳帶到別處。」——「有可能。」

我不把它當一回事。多爾斯戴是否注意到我在等著他？我不朝他那兒看去，但我知道他正看向這裡。——「那麼，再見啦，伊瑟。」——謝天謝地。他在吻我的手，他平常是不會這樣做的。「待會兒見，保羅。」我何來這個悅耳動聽的聲

音呢？他離開了，這個玩女人的騙子。也許他還要跟西施安排一些今晚的活動，祝他們玩得愉快。我把圍巾披好，起身走到飯店外。此時天候自然較先前冷了，可惜，我把大衣一啊，今早將它掛到門房衣帽間裡了。我可以感覺到背後多爾斯戴的視線沒有離開我，直穿透我的圍巾。溫拿緯太太此刻往樓上她的房間走去。我是如何知道的？心電感應。「門房先生，可否請——」「您來取大衣，小姐？」——「是的，麻煩了。」——「小姐，我們這兒晚上相當涼，總是突然就涼了起來。」——「謝謝。」我真的該往飯店外走嗎？當然，為何不？無論如何往大門方向走就是了。現在，來晚餐的客人陸續進來，戴著金邊夾鼻眼鏡的先生，穿著綠色背心金髮的高個子先生。他們都在看我。那個日內瓦小女人打扮得真美。不，她是從洛桑(Lausanne)來的。外頭不怎麼冷呀！

「晚安，伊瑟小姐。」天啊，是他耶。我還不要提爸爸的事，一句也不說。晚餐之後再說。或者明天我就啟程去維也納，親自去找費亞拉博士。剛才為何沒立刻想到。我轉身，做出好像不知道誰站在我背後的表情。「啊，封多爾斯戴先生。」——「伊瑟小姐，您還要再出去散步嗎？」——「啊，不能說是真正的散步啦，就是晚餐前隨便走走而已。」——「現在距離晚餐至少還有一小時。」——

「真的嗎？」天氣一點也不冷，遠方山頭一片青藍。如果他現在突然向我求婚，那一定很好笑。——「世上沒有一個地方能比這兒更美。」——「您這樣認為，封多爾斯戴先生？您該不會也說這兒空氣有如香檳酒吧。」——「不，伊瑟小姐，

您說的是空氣在兩千公尺以上的情況，此地我們所站之處海拔還不到一千六百公尺。」—「有差別嗎？」—「那當然哦！您可曾到過英格登山(Engadin)<sup>40</sup>？」—「不，還不曾去過。您是說那兒的空氣如香檳酒？」—「幾乎可以這麼說，但香檳酒不是我最愛的飲料。單單因為這片奇妙的森林，我就比較喜歡這個地方。」—多無趣的一個人啊，他自己沒察覺嗎？他顯然不知道要跟我談什麼。跟一個有夫之婦說話簡單多了，人們只要說一些不需要一定合於禮節的話，對話就可又繼續了。「伊瑟小姐，您還會在聖瑪堤諾停留一些時候嗎？」—白痴！我為何如此賣弄風情地望著他？他也以同樣表情對著我笑。不，這些男人真是笨。「這一部份要看我姑媽的安排。」根本不是這麼一回事，我可以一個人搭車去維也納。「我很可能待到十號。」—「媽媽還在格牧恩登嗎？」—「不，封多爾斯戴先生，她已在維也納，已回去三星期了。爸爸也在維也納。今年他連八天渡假的時間都沒有，我想，柏思海瑪訴訟案讓他夠忙的了。」—「這我可以想像，但您父親可是唯一能夠讓柏思海瑪脫困的……把這件案子變成民事訴訟已是一大進展了。」—這樣繼續很好，很好。「很高興聽到您也有這樣的好預感。」—「預感？您的意思是？」—「我是說希望爸爸能打贏柏思海瑪訴訟案。」—「我這樣說並不十分肯定。」—怎麼？他想退縮了嗎？可不能讓他如意。「哦，我倒很相信預感和預知。您想，封多爾斯戴先生，今天我恰好收到家裡寄來的一封信。」剛才這樣說不怎麼高明。他做了一個驚訝的表情。

---

<sup>40</sup> 聖莫理茲英格登山 (Engadin St. Moritz) 位於奧地利東南角近義大利的邊境。

繼續，不要吞吞吐吐，他是爸爸多年的好朋友，繼續說，繼續說，現在不把握機會就不再了。「封多爾斯戴先生，您方才如此關心地提起爸爸，如果我還不坦白告訴您，就不對了。」他為何老是用那雙牛犢小眼睛望著我？哦，不好了，他察覺到我話中有意了，繼續，繼續啊！「我要說的是，封多爾斯戴先生，信中也有提到您，那是媽媽寄來的。」—「哦。」—「事實上那是一封很悽慘的信。封多爾斯戴先生，我們家的情況您是清楚的。」—天啊，我的聲音竟含著淚水。繼續，繼續，現在沒法回頭了，感謝上帝。「長話短說，多爾斯戴先生，我們家又出事了。」—此刻他一定想走掉算了。「封多爾斯戴先生，這事關……其實事關一個小數目，但據媽媽所說，我們家的命運全寄託在這上面了。」我怎麼說得這樣笨拙，像一頭母牛。—「伊瑟小姐，您別急，慢慢說。」—這樣說倒是很體貼，可是也不需要因此就碰我的手臂啊。—「那，伊瑟小姐，到底怎麼回事？媽媽那封悲慘的信裡說了什麼？」—「封多爾斯戴先生，爸爸……」—我的膝蓋在發抖。「媽媽在信裡告訴我，說爸爸……」—「天啊，伊瑟，您到底怎麼了？您要不要—這兒有張靠椅。可以幫您披上大衣嗎？天有些涼了。」—「謝謝，封多爾斯戴先生，哦，沒什麼，其實沒什麼。」於是我突然就坐到那張靠椅上。前方走來的那位女士是誰啊？我根本不認得。如果不必再多加解釋有多好，你看他那副瞧我的樣子！爸爸，你怎可以要求我做這事？爸爸，你這樣不對。可是事情發生了。我應該等晚餐之後再提的。「那，伊瑟小姐？」—他的單眼眼鏡搖晃著，那模樣看來真笨。我該回應他嗎？我得做啊。

那麼就快，讓事情趕快結束。會有什麼事發生呢？他是爸爸的朋友。「這樣說吧，封多爾斯戴先生，您是我們家的老朋友。」我這樣表現很得體。「如果我告訴您爸爸又陷入一樁命運多舛的案件，您大概不會怎麼驚訝。」我的聲音聽來很怪，說話的人是我嗎？我在做夢嗎？我此刻的表情也一定異於尋常。「親愛的伊瑟小姐，您說的沒錯，我有些驚訝，但並沒有過度驚訝——雖然我心裡還是相當惋惜。」——為何我要這樣祈求似地仰望他呢？微笑，微笑，就可以了。「對您父親，我滿懷忠誠的友誼，對您全家。」——他不該這樣看我，他不懷好意，我得換個態度對他說話，不能笑，舉止莊重一點。「那麼，封多爾斯戴先生，現在對我爸爸展現友誼的機會來了。」謝天謝地，我又恢復原來的聲音了。「封多爾斯戴先生，看來我們家所有的一大部份的親戚與熟識都還沒回到維也納，否則媽媽不會有這個想法。——最近我在一封寫給媽媽的信中不經意提到您也在瑪堤諾——當然因為別的事由。」——「伊瑟小姐，我猜想我不會是您與媽媽通信唯一的話題吧。」他站在我面前時，為何要將他的膝蓋壓在我的膝蓋上。啊，就讓它這樣吧，反正已經陷入這麼深了，又有什麼關係呢？——「事情看來是這樣的，這回尤其是那位費亞拉博士在為難我爸爸。」——「啊，是費亞拉博士。」——顯然他也清楚自己要如何看待這位費亞拉。「是啊，是費亞拉博士，而且相關金額得在五號，也就是後天中午十二點，並且必須交到他手中，否則賀寧男爵……是啊，您想想，男爵私下差人把爸爸找去，他是對爸爸愛護有加的。」我怎麼會提到賀寧，一點兒都不需要啊。——「伊瑟，您是說，否則的

話恐怕避免不了遭到逮捕？」他為何說得如此冷酷無情？我不回答，只點了點頭。「是的。」我還是回答了。——「嗯，這倒有些……不妙，這真的很——這個天賦稟異的天才人物，一到底事關多少數目呢，伊瑟小姐？」——他為何笑？他覺得不妙，卻一邊在笑。他的笑意謂什麼？意謂不管數目多少對他來說都一樣嗎？那如果他說不呢！如果他拒絕我就自殺。那麼，下一步我該說出數目。

「怎麼，封多爾斯戴先生，我還沒提數目嗎？是一百萬。」我為何這樣說？現在可不是開玩笑的時候。但如果我之後告訴他，真實金額比這數目少很多，他會很高興。看他的眼睛睜得有多大啊！他真以為爸爸要向他求助一百萬——「對不起，封多爾斯戴先生，現在這個時候我還在開玩笑。但我實在也沒有心情開玩笑。」——呀，好呀，你把膝蓋壓過來啊，你可以允許自己這樣做。「封多爾斯戴先生，真正的數目當然不是一百萬，而是總共三萬元，而這筆錢卻必須在後天中午十二點進到費亞拉博士的手裡。是的，媽媽告訴我，爸爸試了所有可能性，可是如我所說，那些可能幫助我們的親戚都不在維也納。」——天啊，我為何如此矮化自己。——「否則的話爸爸也不會想到您，封多爾斯戴先生，要我求助於您——」——他為何沉默無語？為何不動聲色？為何不說「好」？支票簿和鋼筆在哪兒？天啊，他不會拒絕吧？我是否要在她面前下跪呢？喔，上帝啊，上帝——

「伊瑟小姐，您剛才說是五號嗎？」——謝天謝地，他開口說話了。「是的，封

多爾斯戴先生，中午十二點。我想這事必須……以信件方式處理是來不及了。」——「當然，伊瑟小姐，要做的話我們得用電報方式處理。」——〈我們〉，很好，他這樣說很好。——「那是最起碼該做的。您剛才說多少數目，伊瑟？」——他剛才明明聽到了，為何要這樣折磨我？「三萬元，封多爾斯戴先生，其實是一筆可笑的數目。」為何我要這樣說？多笨啊。可是他笑了笑。真是笨女孩，他想必是這樣想。他親切地笑了起來，爸爸有救了。如果是五萬元他也會借，那我們家可以買進所有我們想買的東西，我也可以買新襯衫。我真卑劣，這就是人性。「親愛的孩子，這可不是如您說的可笑數目。」——他為何說〈親愛的孩子〉？是好還是不好？——「如您所想像，三萬元也是錢啊！」——「對不起，封多爾斯戴先生，我的意思不是這樣。我是說，爸爸因為這樣一筆小數目……真是悲哀！」——啊，天呀，我又開始語無倫次了。「封多爾斯戴先生，您很難想像，——如果您深入了解我們家的處境，這件事對我，更尤其對媽媽來說，真是悲慘……」——他一隻腳翹到椅子上去。難不成這叫舉止高雅嗎？——「哦，親愛的伊瑟，我可以理解。」——此時他的聲音聽來真怪，與先前完全不同。——「而且我三不五時想到他，覺得這個天才人物甚是可惜，可惜。」——他為何說「可惜」？不想拿錢出來嗎？不，他的話應該沒有特別的意思。他為什麼不趕快答應？還是他不以為意的接受了？看他那瞪我的模樣！他為何不繼續開口？啊，原來如此，因為兩個匈牙利女人剛好走過。現在他至少還規規矩矩地站在那兒，不再把腳翹到椅子上去。那條領帶對一個稍有年紀的男人來說可真有點花俏，

是他的情人幫他挑的嗎？「我們私底下」不怎麼高尚，媽媽信上這樣寫著。好一筆三萬元！我竟對他微笑起來！我為何要對他笑？哦，我真沒種。——「我親愛的伊瑟小姐，總得至少讓我揣想這筆金額能真正派上用場吧？可是一伊瑟，您可是頭腦聰明的人兒，這三萬元會起什麼作用？不過是高溫石頭上的一滴水珠。」一天啊，他不打算拿錢出來？我不許做出這般驚訝的表情，一切都還在未知，現在我得說些理智的話，而且要有幹勁。「哦，不，封多爾斯戴先生，這回不會是高溫石頭上的小水珠，艾柏思海瑪(Erbesheimer)訴訟案將要開庭，封多爾斯戴先生，請不要忘記，而且此案現階段已接近勝訴，您先前也有此感，封多爾斯戴先生。此外，爸爸手中還有好些案件，而我，封多爾斯戴先生，您別見笑，打算與爸爸慎重地談一談，他對我有所器重，這樣說好了，如果還有人對他具備影響力的話，那就非我莫屬了。」——「伊瑟小姐，您真是一個令人感動、令人著迷的可人兒。」——耳邊又響起他的聲音，如果男人一開始說話都是這種聲音，聽來可真不舒服。佛萊德的聲音我也不喜歡。——「事實上是一個令人著迷的可人兒。」——他為何加個「事實上」？真掃興，這種話在城堡劇院<sup>41</sup>才聽得到啊！——「雖然我很樂意與您分享您的樂觀——但人是很容易重蹈覆轍的。」——「他不會的，封多爾斯戴先生，如果我不相信爸爸，如果我不盡然相信這事關三萬元。」——我真不知如何說下去。又不能直接了當地向他乞討。顯然，他在思索。也許他不知費亞拉的地址？胡扯，這是不可能的。我坐在那

---

<sup>41</sup> 城堡劇院(Burgtheater)是奧國國家戲劇院，位於維也納，也是德語區規模最大的戲劇院。

兒活像個可憐的罪人，而他就站在我面前用他那單眼眼鏡盯著我看，不語。現在我要起身，這應該是最恰當的作法。我不允許他人如此對待我，爸爸該去自殺算了，我也要作個自我了斷，這一生真是恥辱。最好是從岩石那端栽下，一切都將結束。若真的發生，你們大家都滿意了吧。我站了起來。「伊瑟小姐！」

「真對不起，封多爾斯戴先生，是我麻煩到您了，我能完全理解您拒絕的態度。」——就這樣，結束了，我走了。「等等，伊瑟小姐！」——他方才說，等等？我為何要等？他願意拿錢出來了，是的，鐵定的。他必須拿錢出來。但這次我不坐回去了，只站著，像是時間只有半秒鐘。我的身高比他高一些。「您尚未等到我的回應呢，伊瑟，請原諒我在這樣的情況下提及此事，伊瑟，我曾有過一次……」——他大可不用說這麼多次「伊瑟」——「幫助您父親從困境中解脫，不過那回是一筆——比起這次，是一筆很小的數目，當時我也不抱希望會再看到那筆數額，——一樣地，這回我也應該沒有理由拒絕，更不用說一位年輕小姐如您，伊瑟，親自站在我的面前說情——」——他到底要說什麼？他原本的聲音「聽」不到了，或者說是不一樣了！他為何如此瞪著我看？他該留意自己！！——「所以，伊瑟，我已打算好——費亞拉博士將在後天正午十二時收到那筆三萬元金額——但有個附帶條件。」——他不該再繼續說，不該再說。「封多爾斯戴先生，我，我個人給您擔保爸爸只要收到艾柏思海瑪訴訟案的報酬，必定會立即償還這筆金額。艾柏思海瑪家族到目前為止尚未支付分文，連前金都沒有一媽媽信上這樣告訴我。」——「千萬不要，伊瑟，每個人都不該為他人作擔保，即使為自己

也不該。」—他要什麼？他那聲音又回來了。從來沒有人如此這般盯著我看。我猜到他要的是什麼，該死！—「一小時前我都還想不到如此情況下我可以加個附帶條件，此刻我還是做了。是的，伊瑟，我畢竟也是個男人，而且這不是我的錯，您長得可真美，伊瑟。」—他到底要什麼？他到底要什麼—？—「我現在想從妳身上求得的，即便您沒向我要求一百萬—對不起，是三萬元，今天或明天任何時候也許我還是會對您有所求。當然，其他時候您就不會給我單獨與您談話這麼久的機會…」—「封多爾斯戴先生，我已經耽誤您太久的時間了。」

這樣說得好，佛萊德在的話會滿意的。這是怎麼回事了？？？他竟然握起我的手？他心頭在想什麼啊？—「長久以來您難道不知道，伊瑟。」—他應該放開我的手！終於，謝天謝地，他要放開了。別靠這麼近，別靠這麼近。「如果您沒察覺，就不是女人。我內心愛慕著您。<sup>42</sup>」—他大可以用德文表達，這位子爵<sup>43</sup>先生。—「我說得不夠多嗎？」—「封多爾斯戴先生，您已經說太多了。」而我卻還站在這兒，為什麼呢？我要走了，不打招呼就走。—「伊瑟！伊瑟！」—他又站在我身邊了。—「請原諒，伊瑟，我也只不過是開玩笑，就像您先前開一百萬的玩笑一樣。我並沒有把要求抬很高—如您心中所擔憂，這點很抱歉我必須要說，—而這個小小要求或許還讓您驚喜。請停下腳步，伊瑟。」—我已停下腳步，為什麼？我們就這樣面對面站著。我難道不該賞他幾個耳光？此刻難道沒時間了嗎？那兩個英國人正要走過，現在正是時候，正因為如此，為何

---

<sup>42</sup> 原文使用法文 Je vous désire。

<sup>43</sup> 原文 Vicomte 為法文，在英國與法國是介於「伯爵」(Graf) 與「男爵」(Baron) 之間的封位。

我不就逕自去做了？我真沒膽，我的內在瓦解了、被貶抑了。他不要百萬，那到底要什麼？也許要一個吻？這可以再談。一百萬與三萬元對比就像…各式奇怪的比較應有盡有。—「伊瑟，假使有一天您真需要一百萬，—我雖不是富翁，那就再看看吧。但是，這回我只要小小的要求就滿足了，像您一樣。這回我別無他求，伊瑟，我只要看看您。」—他瘋了嗎？他不正在看我嗎？—啊，他指的是…，原來如此！為何我不給他個耳光，這個無賴！我的臉色變紅了，還是慘白？你想要看我赤裸的模樣？有人就是會想。我赤裸的模樣不錯。為何我不賞他個耳光？他的臉真大。為何如此靠近，你這個無賴？別在我臉頰邊呼氣。為何我不乾脆就讓他呆立在那兒？是他的眼神迷住了我嗎？我們兩人對看如世仇。想要罵他一聲無賴，但不能罵。還是我不願說出口？—「伊瑟，您這樣看我，好像我瘋了一樣，我也許有一點瘋，因為，伊瑟，您身上散發出一股魔力，您自己可能不知道。伊瑟，您要了解我的請求並非要羞辱您。是的，我說的是『請求』，即使這個請求讓人懷疑有威脅之嫌。可是，我不是要威脅您，只是一個累積了一些經驗的人，這些經驗包括認知到世上的一切都有其代價，也認知到拿錢出來的人，如果他沒有辦法得到等值的東西，那就是一個十足的笨蛋。而且—這回我要為我自己買，伊瑟，即使它對您來說意謂很多，將它賣給我，您也不會變窮。何況我給您發誓這是您與我之間的一個秘密，伊瑟，在—在所有的刺激之下，透過揭露這些刺激，您會讓我愉悅無比。」—他哪兒學來這樣說話的，聽來像看書背下來的。—「而且我向您保證不會把此事傳出去，反正

此事也不包含在我們的協議裡。我別無他求，只求能默默地觀賞您的美體一刻鐘。我的房間跟您的在同一樓層，伊瑟，是六十五號，很容易記的。您今天才剛提到的瑞典網球手不正好也六十五歲嗎？」——他真的瘋了！我為何讓他繼續說下去？我癱瘓了似的，不能動彈。——「如果您因為任何理由覺得到我房裡來不妥的話，伊瑟，那麼我建議我們晚餐後來個小小的散步。森林裡有一片空地，是我最近無意中發現的，從我們旅館走過去不出五分鐘。今晚將會是一個美妙的夏日夜晚，幾乎可說很暖和，星光將富麗地籠罩您一身。」——他像在對一個僕役說話，真想往他臉上吐口水。——「您不需要立即回復我，伊瑟，考慮一下，晚飯後您會將最善意的決定傳送給我。」——他為何說「傳送」，真是個荒唐的字眼，傳送。——「您慢慢考慮，也許您會察覺，我的建議不單單只是一筆交易。」——又是怎麼了，你這個胡說八道的無賴！——「您或許會察覺到，跟您說話的，是一個相當寂寞、不怎麼幸福的男人，也應受到寬容。」——裝腔作勢的無賴，說話像個劣等的演員。他那保養過的手指看來像動物的爪子。不，不，我才不要，為何我不說出口？爸爸，我要把你殺了！他抓我的手做什麼？我的手臂軟弱無力。他把我的手湊向他的嘴唇，熱熱的嘴唇，呸！我的手冰冰冷冷的。我突然興起，想把他的帽子吹下，那模樣一定很奇怪。親夠了沒，你這個無賴？——飯店前的弧光燈已經點亮。三樓的兩座窗戶開著，窗簾晃動的那一座就是我的，衣櫃的上端發出閃光，那上頭沒東西，只是黃銅製的飾片而已。——「再見啦，伊瑟。」——我沒回應，站在那兒一動也不動。他正視著我，我的臉沒法看穿。

他什麼都不知情，不知道我是否赴約，我自己也不知道，只知道一切都完了，我已死了一半。現在他走了，走路的樣子身子略彎，真是無恥無賴！他的後背察覺到我的眼光注視著。他在跟誰打招呼？是兩位女士。他打招呼的模樣，像個伯爵。保羅應該向他挑戰，然後把他擊斃，或者儒狄。他到底在想什麼？不知恥的傢伙！絕不，永不。爸爸，你現在別無他路可走了，你得自殺。——眼前這兩個顯然因旅遊下榻於此，兩個外貌都姣好，男女都是。晚宴前他們還有時間換裝嗎？也許他們正在渡蜜月，或者根本沒結婚。我絕不去渡蜜月。三萬元，不，不，不！難道世上連三萬元都沒有了嗎？我要搭車去找費亞拉。我有辦法搞定。託您的福、託您的福，費亞拉先生。真高興見到您，伊瑟小姐，請到我的臥房來。——保羅，拜託幫個忙向你爸爸調三萬元，就說你要還賭債，不然的話就得走上絕路。好啊，親愛的小表妹，我的房間是某某號，午夜時分等妳來。噢，封多爾斯戴先生，說來您也真客氣。暫時的吧。此刻他必定在換裝，換穿禮服。好吧，我們做個決定，月光下的草地還是六十五號房間？他會穿著禮服陪我到森林裡嗎？

晚宴前還有一些時間，去散個步把整件事情好好再想一遍。我是個寂寞的老男人，哈哈。美妙清新的空氣，像香檳酒，一點都不冰涼——三萬元…三萬元…在廣闊的景色中我看起來一定很好看，可惜外頭已經沒有人煙。前方森林邊際的那位先生顯然很喜歡我。噢，先生，我赤裸的時候更美，而且只要一筆可笑的數目，三萬元，也許帶您的朋友們一起來，那更便宜。希望您的朋友全都是好

看的朋友，會比封多爾斯戴先生年輕好看吧？您認識封多爾斯戴先生嗎？他是一個無賴——會發響的無賴……

所以，再想想，再想想……事關一條人命，爸爸的生命。才不呢，他不會自取生命，他寧可被關。三年苦牢，或五年……被監護人的財產……媽媽的境遇差不多，我不也是一樣。一下回是要在誰面前脫光身子？還是因為要讓事情簡單每回都找多爾斯戴先生？老實說，他現在的那個情婦不怎麼高尚。對他來說我一定更配。我是否比別人高尚一點都不重要。伊瑟小姐，請不要自命高雅，我可以敘述一堆妳的故事……比如說一個妳已經做了三次的夢——卻連妳的朋友貝兒塔都沒有告知，她倒是可以容忍這些。今年在格牧恩登(Gmunden)的時候，有一次大清早六點鐘在陽台上，那又是怎麼回事，我高貴的伊瑟小姐？難道您一點都沒注意到小舟上瞪著您瞧的那兩個人？他們從湖上肯定沒法看清我的臉龐，可是他們一定注意到我穿著襯衣。我那時心頭多歡喜，啊，更甚於歡喜，其實是沉醉。我雙手從腰間滑過，而且做出好似不知道有人在看的動作。那小舟竟一動也不動地釘在那兒。是的，這就是我，這就是我，輕佻女子一個，是的。他們一定都感覺得到，保羅也感覺到了，當然囉，他是婦科醫師。那位海軍中尉也察覺到了，那位畫家也一樣。只有佛萊德，那個笨傢伙沒感覺，因此他才愛我，可是我可不想在他面前全裸，永不，絕不，假使做了也沒有樂趣可言，我想要有害羞的感覺。可是在那個頭上頂著有如羅馬人大頭雕像的無賴面前全裸，那有多樂意啊，我最喜歡在他面前脫光全裸了，最好是做完之後就得去死。可是脫

過衣服也不需要馬上去死啊，我會活下來的。貝兒塔經歷更多。西施鐵定也是全裸躺在床上，每當保羅躡手躡腳穿過旅館走道去找她的時候，如同我今晚將躡手躡腳去找封多爾斯戴先生一樣。

不，不，我不要，我願意去找其他每一個人，就是不願去找他。比方去找保羅。或者今天晚宴時我幫自己找一個，反正都一樣。可是我又不能告訴每一個人，說我可是要求三萬元的哦，如此的話，我不就像是街頭<sup>44</sup>妓女。不，絕不出賣自己，永不，出賣自己的事我絕不做。我把自己送出去好了，好啊，如果找對人，我就把自己送出去。可是我不出賣自己，我要當個輕佻女子，就是不當妓女。封多爾斯戴先生，您搞錯了。還有爸爸也一樣，是啊，他盤算錯了，他早該事先看到問題，他懂得人性，也認得這位封多爾斯戴先生，他早該想到封多爾斯戴先生不會白白做事。一曾想到的話，就會自己打電話，或親自跑一趟。這樣做，輕鬆許多，也穩當許多，不是嗎，爸爸？如果家裡有這麼一個漂亮女兒，何苦把自己送進牢裡？還有媽媽，如此之笨，竟然就坐下來寫信。爸爸不敢寫，我早就該注意到的。你們不會成功的，不，爸爸，你對我天真少女般的溫柔指望太多，你過度盤算，以為我寧可忍受卑賤行為也不會讓你去承擔近乎犯罪這種輕率行為的後果。你真是個天才，封多爾斯戴先生這麼說，所有人都這麼說。可是這對我有何用。費亞拉什麼都不是，但至少他不會將監護人保管的財產中

---

<sup>44</sup> 原文 ein Frauenzimmer von der Kärntnerstraße（凱恩特呢街的女人）其中凱恩特呢街（Kärntnerstraße）指的是維也納的風化區。

飽私囊，甚至魏海姆（Waldheim）都不能跟你相提並論。…那是誰說的呢？是佛萊瑞普醫師。您父親真是個天才。—而我前一陣子才真正體驗他的辯才！—去年在刑事陪審法庭裡——那是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啦！真精彩！當時眼淚從我的兩頰流下，那個他幫忙辯護的可憐男子被當庭釋放。那個男子或許也沒這麼可憐，只是偷了錢，還沒到私吞他人委託監護人保管的財產這般嚴重，只為了玩賭牌投注股市。而現在爸爸得自己面對陪審員，在各大報上人們都看得到，第二天開庭，第三天開庭；辯護律師起身為他辯護。誰會是他的辯護律師？不會出現個天才，不會有人幫他，全體同聲宣告他有罪，判五年。送進男監<sup>45</sup>，穿著囚衣，頭髮剃光。准許我們一個月探望他一次。我和媽媽搭車出城去，坐三等位。我們沒錢啊，沒人願意借給我們分文。我們住在雷辛費爾德街（Lerchenfelderstraße）<sup>46</sup>上的一處小公寓，就像十年前我拜訪過的那個女裁縫師住的地方。我們還帶些吃的東西給他，但是從哪兒來？我們自己都沒得吃。維克托（Viktor）叔父答應要給我們一筆撫卹金，每月三百元。儒狄將要去荷蘭萬德陸公司工作—如果事情還波及他的話，人們會說他是作姦犯科者的後代！故事可變成提姆（Temme）<sup>47</sup>三大冊的小說呢。爸爸會穿著條紋囚衣迎接我們，他並沒有兇惡地盯著我們看，只是有些悲傷，他根本無法兇惡地注視我們。—伊瑟，如果當時妳幫我籌到錢的話，他一定會這樣想，但什麼都不會說出口。他不會有心責備我的，他的心地其實很仁慈，只是行事輕率點罷了。他的災難就

<sup>45</sup> 此處原文用 Stein，Stein 在德文裡有「石頭」之意，但在下奧地利（Niederösterreich）地區指的是男監。

<sup>46</sup> 位於維也納的郊區，遠離富裕區域。

<sup>47</sup> 指的是普魯士著名的法學家與偵探小說家 Hubertus Temme (1798—1881)。

是迷戀玩賭牌，已經到瘋狂的地步，連自己也身不由己。或許他們會釋放他，因為他瘋了。有關那封信他一定也沒作他想，也許他也沒想到多爾斯戴會逮到機會好好利用一番，竟然對我做出那可惡的要求。他是我們家的世交，曾經借給爸爸八千元，怎可這樣懷疑他。起先爸爸應該是試過所有可能性，要媽媽寫那封信之前，他還做過什麼嘗試？一家家銀行登門拜訪，從瓦爾斯多夫(Warsdorf)到布林(Burin)，從布林到魏海姆斯坦(Wertheimstein)<sup>48</sup>，誰知道還去了哪裡。卡爾(Karl)叔父那兒他一定也去過，所有人都背棄他，那些所謂的朋友們。現在多爾斯戴成了他的指望，他最後的希望。如果錢沒進帳，他會自殺。當然他會自殺，他不會願意被關進監牢，待審拘留、審理、陪審庭、黑牢、囚衣。不！不！如果拘捕令送達，他不是舉槍自盡就是上吊。他會將自己吊在窗戶上的十字槌架上，對門會有人先看到奔跑過來，得找鎖匠來破門，錯全都因為我。此刻他與媽媽正坐在後天要上吊的房間，抽著哈瓦那雪茄。他那些哈瓦那雪茄是從哪兒來的？我聽到他說話的聲音，在安慰媽媽。放心，多爾斯戴會匯錢的。想想看，今年冬天我剛花了一大筆錢救他的票據債務。之後還有艾柏思海瑪訴訟案…真的！-我聽到他在說話，心電感應！真奇妙。此刻我也看到佛萊德，他正與一位女孩走過市立公園的浴水療養沙龍，她穿著淺藍襯衫、淺色鞋子，聲音有些沙啞。這些我都知道。回到維也納後，我一定要問問佛萊德，九月三日晚上七點半到八點之間，他是否跟他的情人到過市立公園。

---

<sup>48</sup> 瓦爾斯多夫(Warsdorf)、布林(Burin)與魏海姆斯坦(Wertheimstein)是當時維也納的銀行。

現在要往哪兒去？我怎麼了？天色幾乎已全黑，多美多安靜啊，放眼望去沒有半點人煙。此時他們全都坐在晚宴席上了，是心電感應？才不，這還不是心電感應，我先前已經聽到敲鑼的聲音。保羅必定心頭想著，伊瑟跑哪兒去了。前菜上來時我還未出現一定會引起大家注意。他們會差人上來找我。伊瑟是怎麼了？她向來都很準時的。窗戶旁的那兩位先生也會想，那個金紅頭髮的年輕女孩今天到哪兒去了？還有，封多爾斯戴先生會心生畏懼，他的確是一個膽小的傢伙。封多爾斯戴先生，請放心，不會有什麼事發生的。我打從心裡看不起你，如果我想的話，明天晚上您就只有死路一條。—我很確信如果把事情告訴保羅，保羅會要求和您決鬥。封多爾斯戴先生，我饒您一條命。

遠處的草地是多麼遼闊，黑暗中的群山是多麼巨大，幾乎見不到任何星辰。還是見得到，三顆，四顆，—還有更多呢。後面森林裡是如此這般的安靜，坐在這森林邊的長椅上多美啊，離飯店好遠、好遠，燈光照過來如童話般。坐在裡頭的竟都是些惡棍。不，是人，可憐人，我為他們感到抱歉。也為貴夫人感到抱歉，不知為什麼，溫拿緯太太、西施小女兒的保母也一樣，她沒有坐在主人桌<sup>49</sup>，她和芙瑞慈已先吃過了。西施問，伊瑟到底是怎麼了。什麼？連她房裡都不見人影？所有的人都擔心我，一定的，只有我不害怕。是啊，此刻我身處於卡斯愁薩(Martino di Castrozza)山區，坐在這森林邊的長椅上，空氣聞起來宛若

---

<sup>49</sup> 此處原文為法文 Table d'hôtes。西施小女兒的保母說法語，伊瑟腦中自動跳出法語詞彙。

香檳酒，而我感覺要哭。是啊，我為什麼要哭？根本沒有理由哭，只是神經的問題，我得好好控制自己，不能讓自己這樣下去。可是哭一哭一點都不會讓我不舒服呀，反倒總是讓我舒適些。就像上回去醫院探望我們家的朋友，那位年長法國女人，後來過世了，我也哭。祖母的葬禮上也哭，貝兒塔去紐倫堡時也哭，亞嘉塔(Agathe)的小孩去世也哭，看話劇《茶花女》<sup>50</sup>也哭。我死掉誰會哭呢？哦，最好我死掉，躺在沙龍的棺木裡，一旁點著蠟燭，長長的蠟燭，十二根長蠟燭，靈車在樓下已備妥，屋前站滿人群。她年紀多大？才十九歲。真的才十九歲？—您想想看，她父親被關在牢裡。她為何要自殺？因為遇上一個騙子愛情不順遂。您想到哪兒去了？她本來應該可以生個孩子的。不，她從奇莫尼山上跌下來，是一次不幸事件。您好，封多爾斯戴先生，向小伊瑟表示最後一次敬意？那老女人說，小伊瑟。—為何要？當然，我得對她表示最後一次敬意，我也是第一個侮辱她的人。哦，溫拿緯太太，一切辛苦都值得，這麼美麗的身體我還不曾見過，只花了我三千萬元，一幅魯本斯的畫作要三倍之多。她吸大麻中毒，原本只求美妙的幻像，結果吸過量就沒再醒過來。多爾斯戴先生為何臉上掛著紅色的單眼眼鏡？他拿出手巾是在跟誰打招呼？媽媽從樓梯上走下來，親吻他的手。呸，呸。此刻他倆交頭接耳。我沒能聽懂隻字片語，我已經被安放在靈柩裡了。額頭上的紫羅蘭花冠是保羅帶來的，蝴蝶結垂掉到地上，沒半個人敢走進房裡。我寧可起身走向窗邊。好一片青色湖光山色，幅員遼闊！

---

<sup>50</sup> Kameliendame 意即 La Dame aux camélias (茶花女)，是 Alexandre Dumas Fils (1824—1895)的小說與戲劇。

上百艘船隻張著黃色的帆——浪花閃爍，陽光四射。划船比賽。男人都穿著划船緊身衣，女人穿著泳裝，這個有傷風化，他們開始幻想我全身赤裸，他們多笨啊，我穿著黑色喪服，因為我死了呀。我證明給你們看，馬上躺回棺木裡去。咦，棺木去哪兒了？不見了。有人將它搬走了，將它侵吞了，因此爸爸才得去坐牢。他們給他減刑為三年，陪審團成員都接受費亞拉的賄賂。現在我要走路去墓園，這樣媽媽可以省下葬禮，我們得縮緊開支。我走得很快，讓後頭沒有人可以趕上我。啊，我走得可真快。他們駐足在街邊，好不驚訝。怎可以這樣看一個死人！這樣太纏人了吧！我還是經過田野比較妥，滿是藍色的勿忘草和紫羅蘭。兩旁海軍軍官夾道歡迎。先生們，早安，侍衛長先生，請開大門。難道不認得我了嗎？我就是那個死掉的女孩啊…您不需要因此而親吻我的手…我的墓穴在哪兒？也被侵吞了嗎？謝天謝地，這裡根本不是墓園，這兒是孟脫尼的公園。爸爸會很高興我沒被安葬。那些蛇我才不怕呢，只要不咬我的腳就好。唉，天啊，真可怕！

怎麼啦？我到底在哪兒？我睡著了嗎？是啊，我睡著了，我一定甚至都做了夢。我的兩腳發冷，我的右腳發冷，為什麼？絲襪在腳踝處裂了一道。為何我還坐在森林裡？晚宴的鐘聲一定早就響過了。晚宴。

天啊，我剛才去了哪裡？我去了這麼遠。剛才夢到什麼？我想剛才我已死了，

無憂無慮，不需要絞盡腦汁。三萬元，三萬元，我還沒要到這筆錢，得先賺到這筆錢，卻一個人坐在這森林邊。飯店的亮光照到這兒來，我得回去，真難以忍受必須回去，但已經不能再耽誤時間了，封多爾斯戴先生等著我的決定，決定，決定！不，不，封多爾斯戴先生，長話短說，不。封多爾斯戴先生，當然，您在開玩笑。對，我要這樣對他說。哦，這樣說很精彩。封多爾斯戴先生，您的笑話不怎麼高雅，不過我會原諒您。封多爾斯戴先生，明天一早我會打電報給爸爸，告訴他錢會準時匯到費亞拉的手裡。太好了，就這樣跟他說。如此一來，他必須把錢寄出去。必須？他必須？為何他必須寄錢？他如果真的把錢寄了，也一定會想辦法報復。也許刻意安排讓錢匯進的時間過晚。或者口說要寄錢，但到處宣揚他因此擁有我，卻不曾把錢匯出去。不，伊瑟小姐，我們不是這樣說的，您隨您的意打電報給令尊，我不會把錢寄出去。伊瑟小姐，您不該以為身為艾培里子爵的我，會讓一個小女生愚弄得逞。

我得小心走路，路很黑暗。很奇妙，我現在感覺好多了，這之間並沒發生什麼變化，我卻覺得好多了。我剛才夢見什麼？夢見一位大人物？那是怎麼樣一位大人物？飯店比我想像的還遠。他們一定都還坐在晚宴桌上。我會從容地坐到餐桌上，說我剛才患偏頭痛，然後叫侍從再補送食物。封多爾斯戴先生會在晚宴結束時，親自上前來告訴我，說整件事情只是玩笑一樁。對不起，伊瑟小姐，請原諒我開了個差勁的玩笑，我已經打電報給我的銀行。但他不會說，他並沒

有打電報。事情跟原來沒有兩樣。他在等，封多爾斯戴先生在等。不，我不要見他，我沒法再見他。我不要見到任何人，我不要回飯店，我不要回家，不要回去維也納，不要去找任何人，任何人都不要見，不要找爸爸，也不要找媽媽，不找儒狄，也不找佛萊德，不找貝兒塔，也不找伊蓮娜(Irene)姨媽。她還是當中最好的一個，她最能了解，但我已跟她沒關係。我跟誰都沒關係。如果我會變魔術，真希望把自己變到世界上另一個角落。變到地中海的一艘豪華遊輪上好了，但不要獨自一人，比方跟保羅一起。是啊，我可以想像。或者我住在海邊的一幢別墅，而我們雙雙躺在通往水面的大理石臺階上，他把我緊抱在他的臂彎裡，咬我的嘴唇，就像兩年前亞伯特在鋼琴旁對我做的一樣，那個不要臉的傢伙。不，我要獨自一人躺在大理石臺階上等待。終於有一個或好些個出現，我選中了一個，被我所鄙夷而落選的，全都掉到海裡去，或者，他們得耐心等候到隔天。啊，那是多麼美妙的日子呀。我擁有美麗的肩膀和美妙修長的雙腿有何用？我來到這個世界到底有何用？這樣很合他們的意，他們所有人，他們把我養大只為了讓我出賣自己，不是這樣就是那樣。有關於話劇表演的事，他們不想過問，他們還嘲笑我。去年我如果嫁給那個將近五十歲的主任魏樂彌策(Wilomitzer)的話，他們也會合意的，只是他們沒有慫恿我而已，這點爸爸還拘謹了些，媽媽倒是清楚地作了暗示。

飯店佇立在那兒偌大無比，像一個龐大的發亮的魔幻城堡。一切都如此巨大，

群山也一樣，令人悚然，這些山不曾這般黑暗。月亮尚未高掛，待會兒表演時才會出現，待封多爾斯戴先生命他的女奴在草地上大演特演裸體舞時，才會出現。多爾斯戴先生跟我有何關係？怎麼，伊瑟小姐，您在編什麼故事？您不是早就預備好要當陌生男人們的情婦，一個接一個。封多爾斯戴先生對您提出的要求是小事一樁，您還在乎呀？為了珠寶手飾、漂亮衣裳和海邊的別墅，您願意出賣自己？您父親的生命難道就不值這些？現在開始剛好，還有其他一切要對你們算總帳。可以說，我今天會變成這樣，是你們的錯，是你們逼的。不是只有爸爸、媽媽，連儒狄也有錯，還有佛萊德和其他所有的人，因為周遭從來沒有人會為他人付出關心。比方我看起來美麗，那麼就多一點溫柔，我發燒，就多一點憂心。他們把我送去上學，在家裡還學鋼琴和法文，夏天則是去鄉下度假，生日時還得到禮物，餐桌上他們談所有的話題，可是我內在的發展與腦中的思索，甚至恐懼，你們可曾經關心過？有時爸爸的眼神似乎有一點這些意思，但總是匆匆一瞥，但馬上又是事業比較重要，以及各種憂愁和股市操盤，—而且有可能暗中與某一位小姐「不怎麼光明」，—然後我又被獨自留下。那麼，如果沒有我，爸爸，你會怎麼做？今天你會怎麼做？

我已經站在，已經站在飯店門口了—真可怕，我得進去，去見所有的人，見封多爾斯戴先生，見姨媽，見西施。先前在森林邊坐在長椅上多好啊，宛如我已經死亡。王牌英雄—如果我想得起來那是什麼—那是一場划船比賽，對啊，我

從窗外觀看一切。可是王牌得勝者是誰？——真希望我不要這麼疲累，這樣精疲力盡。這種情況下我得保持清醒等到半夜，然後悄悄潛入封多爾斯戴先生的房間？也許會在走道上遇到西施。她要去找封多爾斯戴先生，睡衣底下可有穿衣服？這種事情如果沒多多練習會很困難，我該去請教她，請教西施嗎？當然我不會說對方是多爾斯戴，我要讓她以為我在午夜和飯店裡的一位年輕男子幽會，比方和那位身材修長、眼睛炯亮的金髮男子，可是他已經不在了，突然他就消失了。其實此刻之前我根本沒想到他。但可惜不是那位身材修長眼睛炯亮的金髮男子，也不是保羅，而是封多爾斯戴先生。那我該怎麼辦？我怎麼跟他說？就說「好」？可是我沒法去多爾斯戴先生的房間啊。他的洗手檯上一定擺滿高雅的香水瓶，整個房間有法國香水味。不，天塌下來我也不要進他房裡，還是在野外比較好。在野外他就跟我不相干了，頂著高掛的天空，踩著無盡的草地，我腦中不需要想到多爾斯戴先生，甚至不需要看他一眼，如果他膽敢碰我的身體，我馬上用赤腳踢他。啊，如果是其他人多好，任何其他人都好。一切，今夜每個其他人都可以從我這兒得到一切，只有多爾斯戴不行。而且，怎麼就是他，就是他！他的兩眼將要如何地穿刺與鑽探！戴著單眼眼鏡，他會站在那兒冷笑。哦，不，他不會冷笑，他會面露高尚的表情，高貴的，他已經習慣這些事情。他看過多少個了？數百個還是數千個？其中有像我這樣的嗎？不，一定沒有。我會對他說，他不是第一個這樣看我的人，我會對他說，我有個情人，但要在三萬元寄到費亞拉手上再說。我會對他說，他是個笨蛋，原本

用相同金額的錢他也可以得到我，一說我已經有過十個、二十個、一百個情人，——但他不會相信我所說的。——即使相信了，對我又有何幫助？——只是要破壞他的情趣罷了。如果有第三者在場怎樣？為什麼不？他又沒說他要單獨與我一起。啊，封多爾斯戴先生，我實在對您心生畏懼，要不要表現您最友善的心，允許我帶一位好友前來？哦，封多爾斯戴先生，這樣做可一點都沒有違背約定。如果我願意，我可以邀請飯店裡所有的人，您還是得履約寄出那三萬元。可是我樂意帶我的表哥保羅前往，還是您有其他人選？那位身材修長的金髮年輕男子已經不在，那個頂著羅馬人大頭的無賴可惜也不在了，但我一定找得到其他人。您擔心事情被洩露？這個不重要，我不在乎事情是否會曝光，如果對一個人來說事情已經到這個地步，那麼一切都不重要了。今天只是開始而已，或者難道您以為今天這一場豔遇之後，我還能以好家世乖女孩的身份回家嗎？不了，既不是好家庭，也不是好女孩了，一切都將結束。從此刻起我腳踏實地自立門戶。封多爾斯戴先生，我擁有美麗的雙腿，您與其他盛會的參與者馬上就有機會看到。也就是說，封多爾斯戴先生，一切都沒問題，十點鐘，當大家都還坐在大廳時，我們就在月光下走向草地，穿過森林，走向那有名的、您自己發現的林中空地。給銀行的電報您一定得帶在身上，因為面對您這樣一位壞蛋我總該要求一個保障吧。午夜十二時您就可以回家，而我會跟表哥保羅或者其他人留在月光下的草地上。封多爾斯戴先生，您該不會反對吧？您根本不能反對。而且如果萬一我明早死去的話，您也不需要驚訝。然後保羅會寄出電報，這事會有

人處理的。但是，天啊，您不要幻想是您，不幸的傢伙，把我推向死亡，我早就知道我會以死終了，您問問我的好朋友佛萊德，問他我是否常提到此事。佛萊德<sup>51</sup>，就是佛德烈溫克海姆（Friedrich Wenkheim）先生，同時也是我一生當中所認識唯一正派的人，唯一的一位如果不是那麼正派我就會愛上的人。是啊，我是一個多麼墮落的生物啊，生來就不適合中產市民的生存，也沒有半點天份。對我們家來說，最好的結果就是滅家滅族，儒狄反正也會有倒楣事發生在他身上，他會為一位荷蘭歌舞劇院的女歌手措債，然後侵吞萬德陸公司的財物。這種事在我們家已經有前例。爸爸最年幼的弟弟在他十五歲時舉槍自盡，沒人知道背後原因。我沒機會認識他。封多爾斯戴先生，讓大家看看照片吧，我們把它收在一本相簿裡…聽說我跟他長得很像。沒人知道他為何自殺，也不會有人知道我為什麼死。絕不是因為您，封多爾斯戴先生，您得不到這份榮耀。十九歲死去，還是二十一歲，反正都一樣。或者我應該先去當保母或電話接線生，或是嫁給一個叫做魏樂彌策的，還是就讓您包養？全都一樣噁心，我根本就不會跟您一起去草地上。不，這一切太令人精疲力盡，太愚昧，太令人作嘔。如果我死了，拜託您行行好，把那少許數萬元寄給爸爸吧，因為如果他在我的屍體運回維也納的同一天被逮捕，那不是太悲哀了嗎？但是我會留下一封信交待遺囑：封多爾斯戴先生有權觀看我的屍體，我美麗赤裸的少女屍體。如此一來，封多爾斯戴先生，您就不能抱怨我欺騙了您，您花了錢還是有所得呀。我們的

---

<sup>51</sup> 原文 Fred 是 Friedrich（佛德烈）的簡稱。

契約中並沒有規定我必須是活體，哦，不，沒有任何地方有白紙黑字的記錄。總而言之，我將我的樣貌遺留給藝術交易商多爾斯戴，我十七歲的日記留給佛萊德溫克海姆先生—當時我沒有繼續寫—，還有，那五枚多年前從瑞士帶回來的二十法朗克硬幣就留給西施身旁的小姐，就擺在書桌裡信件一旁。那件黑色的晚禮服留給貝兒塔，我的書留給亞嘉塔，至於我的表哥保羅，我留給他親吻我慘白嘴唇的機會，西施將得到我的網球球拍，因為我高尚無私。他們應該就在此地卡斯愁薩（San Martino di Castrozza）美麗的墓園將我安葬，我不想回家，即使死了也不想。爸爸媽媽不該自責，我的心境比他們的好，我原諒他們，不要因為我而有所惋惜。—哈哈，真奇特的一份遺囑，連我自己都受到感動了。想到明天晚宴大家坐在一起的時候，我已經死去？—艾瑪姨媽當然不會下來赴晚宴，保羅也不會。他們會差人把餐點送進房間。很好奇西施將會如何表現，只是可惜我不可能知道了，任何事我都不會知道了。或是下葬前我還是知道一切？最後我只是假死，封多爾斯戴先生來到我的屍體前的時候，我突然醒來，睜開眼睛，他一時之間嚇到連單眼眼鏡都掉了下來。

但很可惜這一切都不是真的，我不會假死，真死也不會，我根本不可能自殺，膽子太小了，即使是身為一個有勇氣的攀爬高手，還是沒膽量往下跳。而且也許我連安眠藥都不夠，需要幾顆？大概是六顆，但十顆比較保險，應該還有十顆，對，這樣應該夠了。

我到底在飯店周邊已經繞第幾圈了？現在怎麼辦？又站在大門口了。大廳裡還沒半個人，當然——他們都還坐在晚宴桌上。大廳裡無人的景象看起來很奇特。扶手椅上擺著帽子，一頂觀光客帽子，很時髦，漂亮的羚羊毛，那頭靠背椅上坐著一位老先生，大概沒有食慾了，看著報紙，他很好，沒有憂愁，靜靜地看著報紙，而我卻得絞盡腦汁，為如何替爸爸籌三萬元傷腦筋。哦，不，我知道怎麼做了，這太簡單了，我到底要什麼？我到底要什麼？我到大廳裡要做什麼？他們馬上就會從晚宴走出來，我該怎麼做？封多爾斯戴先生一定如坐針氈，心頭想著，她去哪兒了，到頭來她是不是自殺了，還是安排一個人把我做掉？或是派她的表哥保羅來找我算帳？封多爾斯戴先生，別害怕，我不是危險人物，只是一個輕浮女子罷了。您所承擔的恐懼也該有所獎勵，十二點鐘，六十五號房間，野外對我來說還是太涼了。之後從您那兒，封多爾斯戴先生，我會直接去找表哥保羅，您不反對吧，封多爾斯戴先生？

「伊瑟！伊瑟！」

怎麼？什麼？那是保羅的聲音。晚宴已經結束？——「伊瑟！」——「啊，保羅，發生什麼事了，保羅？」——我一副天真無知的模樣。——「伊瑟，妳跑哪兒去了？」——「我會跑去哪兒？我去散步了。」——「現在？晚宴時刻？」——「那該什麼時候去？現在去散步最佳不過了。」我在說廢話。——「媽媽已想像所有可能的結果，我還跑到妳房間敲門。」——「我沒聽到。」——「可是，我說真的，伊瑟，妳怎

可以這樣讓我們為妳擔心！妳大可以至少跟媽媽說一聲妳不參加晚宴。」—「沒錯，保羅，可是如果你了解剛才我頭痛得很嚴重。」怎麼說得柔弱無力，我，真是輕佻女子一個。—「現在至少好些了嗎？」—「我說不上來。」—「我特別要去跟媽媽…」—「等等，保羅，還不要，幫我跟姨媽說，我只是上去房間裡幾分鐘稍作打扮整理，之後馬上就下來，我再點少許食物吃。」—「妳看起來好蒼白，伊瑟？—要不要我叫媽媽上去找妳？」—「可是，保羅，不要為我編這樣的故事，不要這樣看著我。你難道不曾見過女人頭痛的樣子？我一定會再下來，最多十分鐘。問候你，保羅。」—「那麼，待會兒見，伊瑟。」—謝天謝地，他走了。笨男生，但還蠻可愛的。門房找我有事嗎？什麼，電報？「謝謝，快遞什麼時候來的，門房先生？」—「一刻鐘前，小姐。」—他為何這樣看我，如此一婉惜地看。天啊，裡頭會寫些什麼呀？我到樓上再打開，否則也許我會昏過去。最後爸爸自己—如果爸爸死了，那一切就沒事了，那麼我就不必和封多爾斯戴先生去草地上…喔，可憐的我。親愛的上帝，拜託讓電報裡不要寫壞消息，親愛的上帝，拜託讓爸爸活著。我想，就逮捕他吧，只要不要讓他死。我會去當保母，或者接任一個坐辦公室的職位。爸爸，千萬不要死，我願意做所有一切你要我做的…

謝天謝地，還好我在樓上。點燈，點燈，變涼了，窗子開太久。鼓起勇氣，鼓起勇氣，也許信裡寫，事情都解決了。也許柏恩哈特（Bernhard）叔父拿錢出來，他們於是打來電報，要我不要與多爾斯戴商談。我馬上要看。可是如果我往天

花板看，當然無法讀電報裡寫什麼。啦，啦，鼓起勇氣，反正總是要看。『重覆急切的請求與多爾斯戴洽談。金額非三萬，而是五萬，否則一切枉然。收款地址仍舊指名費亞拉。』——而是五萬，否則一切枉然。啦，啦，是五萬，收款地址仍舊指名費亞拉。當然，是三萬，還是五萬根本不重要，封多爾斯戴先生也不重要。安眠藥擺在換洗衣物下方，萬一需要的話。為何一開始我沒說是五萬，不是也曾想到！否則一切枉然。所以現在下去，動作快，不要坐在床上。封多爾斯戴先生，一個小小的錯誤，請原諒。不是三萬，而是五萬，否則一切枉然。收款地址仍舊指名費亞拉。——『您把我當白痴嗎，伊瑟小姐？』一點都不，子爵先生，我怎麼敢。五萬的話，相對地，無論如何我的要求必須提高，小姐，否則一切枉然。收款地址仍舊指名費亞拉。如您所願，封多爾斯戴先生，請，您只要吩咐就是了。重要的是，請寄快遞給您的銀行，當然哦，否則我沒有保障。——

好，就這麼做。我去他房間，他得先在我的眼前把電報寫好——我才脫衣。且，電報我要握在手裡。哈，多麼倒胃口的事。那我該把衣服擺哪裡？不，不，我在這裡就脫掉衣服，然後披上黑色大衣，可以把身體全部包住，這樣最舒服。對雙方來說。收款地址仍舊指名費亞拉。我的牙齒顫抖著。窗子還開著，關上它。到野外去？在野外我早就死了。惡棍！五萬元，他不能拒絕，六十五號房間。但在那之前我要告訴保羅，他該在他的房間等我。從多爾斯戴那兒出來，我直接去找保羅，把一切講給他聽，然後保羅應該給他一個巴掌。是，今晚就

做吧，一場豐盛的節目。之後就服安眠藥。不，所為何來？為什麼要死？一點都不需要。有趣，有趣，生命現在才要開始。你們應該得到該有的喜悅，應該為你們的小女兒驕傲。我要做一個輕佻女子，全世界都還沒見過的模樣。收款地址仍舊指名費亞拉。爸爸，你的五萬元你應得，可是下回我賺錢，我要拿它來買新襯衫，有針織花邊的那種，全透明，還有昂貴的絲襪。人只活一次，為何要像我這副模樣？開個燈吧，——我打開鏡子上頭那盞燈。我金紅的頭髮多美，還有我的肩膀。我的眼睛也不糟，呼，眼睛可真大，這樣死去不是太可惜，吃安眠藥還有時間。——可是我得下樓去，到最下面去，多爾斯戴先生正等著，而且這期間已經升高到五萬元他還不知情。是的，封多爾斯戴先生，我的價碼提高了，我得給他看電報，否則他最終不會相信我，以為我趁機要作生意。我要把電報送到他房裡，再加數行字。封多爾斯戴先生，非常遺憾我得告訴您，金額已變成五萬元，雖然這對您來說可能沒什麼差別。我很堅信您所做的相對要求不是認真的，因為您是一名子爵，也是一位紳士。明日一早您立刻就將關係著家父生命的五萬元交寄給費亞拉，一切都指望您。——『當然，我的小姐，無論如何我直接寄上十萬元，不作任何相對要求，此外，從今天起我擔下照顧您全家生計的責任，並清償令尊的股票債務，同時代償所有私吞的監護人保管的財產。』收款地址仍舊指名費亞拉。哈哈！是啊，完全正確，這就是出身艾培里的子爵先生。全都是胡說八道。我又能怎麼辦？沒有第二條路，我必須做。我得做到一切、一切封多爾斯戴先生所提出的要求，以便讓爸爸明早拿到錢，——

以求他不會被關，以求他不會自殺。而且，我也會去做，是的，雖然這全都是白費功夫，我也會去做。半年之後我們家的境遇又完全一樣！不，四星期之後！—可是那就跟我沒關係了，我犧牲一次—再來就沒有了。永不，永不，絕不再來一次。好，一回到維也納我就這樣對爸爸說。然後離開家裡，管它去哪裡。我會找佛萊德諮詢，他是唯一真正喜歡我的人。可是事情還沒發展到那地步，我不在維也納，而是在卡斯愁薩，什麼事都還沒發生。那麼怎麼做？怎麼做？做什麼？電報在這兒，我拿電報做什麼？剛才都想清楚了，我得將它送到他的房間。還有什麼？我還得加寫一些字。那我該寫什麼？十二點鐘期待我的到來。不，不，不！這場勝利他不該得。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謝天謝地，我還帶了安眠藥粉，這是唯一的解救。那些藥粉去哪兒了？天啊，該不會有人把我偷走了吧。哦，不，在這兒，在盒子裡。全都還在嗎？是，都還在。一、二、三、四、五、六，我只是要看看而已，可愛的藥粉。不會有任何承諾的，即使倒進玻璃杯裡，也不會有所承諾。一、二，—我可不會自殺的。數到哪兒，想不起來了。三、四、五—吃下這些離死亡還早呢。假使沒有把安眠藥帶在身上就太可怕了，那我就得從窗戶跳下去，但這個勇氣我沒有。可是用安眠藥，—人慢慢地睡去，不再醒來，沒有痛苦，沒有疼痛，只要躺在床上，一口氣喝下，開始做夢，然後一切都結束。前天我吃了一顆，更近甚至吃了兩顆，噓，不要告訴任何人，今天只是多吃一些而已。只為以防萬一事情讓我感到顫慄。但有什麼好讓我感到顫慄？假使他碰我，就往他臉上吐。很簡單。

可是我如何把信交給他？又不能透過房間服務小姐把信交給封多爾斯戴先生。最好是我直接走下去跟他談，拿電報給他看。無論如何我是得下去的。我可沒法留在上面房間裡，不能忍受，三小時一直到那時刻到來。因為姨媽的緣故我也得下去。哈，阿姨跟我什麼關係？那些人跟我什麼關係？各位人士，您看看，放入安眠藥的玻璃杯就在那兒，就這樣，現在我把它拿在手裡，然後端近嘴唇。是呀，任何時刻我都有可能到另外一個國度去，那兒沒有姨媽，沒有多爾斯戴，沒有會詐欺受託保管財產的爸爸…

但我不會自殺，根本沒必要。我也不會到封多爾斯戴先生的房間去找他。想都沒想過。我才不會因為五萬元就在一個老花花公子面前赤身裸體，只為了要救一個無賴免除犯罪。不，不，不是你就是我。到底封多爾斯戴先生這個靈感從何而來？偏偏又是他？如果一個人可以看我，那麼其他人也可以看。對，這個想法錯！—全部的人都應該來看我，全世界都應該來看我。然後就輪到安眠藥上場。不，不是安眠藥，—做什麼用？！之後就有大理石階梯的別墅、漂亮的年輕男子，還有自由和廣大的世界！伊瑟小姐，晚安，我喜歡您這樣。哈哈，樓下那些人會以為我瘋了，但我從不曾這麼理智過，我一生中第一次這般理智。全部，全部的人都該來看我！—之後就沒有回頭路了，沒有回家找爸爸媽媽，找叔父舅父姨媽姑媽的路。那時我就不再是那個人們要她跟某一位魏樂彌策主任湊合的伊瑟小姐了；我把全部的人當呆頭鵝，—那個無賴多爾斯戴尤其是一

然後像重生一樣…否則一切枉然—收款地址仍舊指名費亞拉。哈哈！

不能再耗時間了，不要再膽怯了，衣服脫下吧。哪一位要第一個來？保羅表哥，你要嗎？你運氣好，那個羅馬大頭已經不在了。今夜你想親吻這美麗的胸脯嗎？啊，我真美。貝兒塔有一件黑色的絲綢襯衫，很精緻，我會更精緻許多，過著精彩的日子。絲襪脫掉吧，那會有傷風化。赤裸，全裸，西施會多麼忌妒我！其他人也一樣。他們不敢，他們也很想。把我當模範呀。我，這個童貞女，我敢。我會把多爾斯戴笑死。封多爾斯戴先生，我來了。趕緊去郵局。五萬元，值得吧？

真美，我真美！夜晚，看看我！群山，看看我！天空，看看我，多美啊。可是你們都瞎眼了。看你們給我什麼回應。下面那些人睜著眼睛。我該放下頭髮嗎？不，那會看起來像瘋子。可是你們不該把我當瘋子，把我當無恥之徒，當賤人就好了。電報去哪兒了？天啊，我把電報放哪兒去了？就在那兒，安祥地和安眠藥躺在一起。『重覆急切的請求—五萬—否則一切枉然。收款地址仍舊指名費亞拉。』是的，這就是那張電報。就是一張紙，上面寫著字詞。四點半在維也納交寄。不，我沒有在做夢，一切都是真的。而且他們在家裡等著五萬元。還有，封多爾斯戴先生也在等。讓他等，我們有的是時間。啊，如此赤裸地在房裡走來走去多美呀。我真的如同鏡子裡的我那樣美嗎？啊哈，您走近些，美麗的小姐，我想親吻您朱紅的嘴唇，我想要您的胸脯按壓在我的胸膛上。真可

惜，我們之間這一道玻璃，冰冷的玻璃，我們原本可以相互協調得不錯，不是嗎？我們根本不需要其他人，也許根本沒有其他人，只有電報和飯店和群山和火車站和森林，可是沒有半個人，他們只在我們的夢中。只有費亞拉博士和他的地址存在。地址總是同一個。喔，我絕沒有瘋，只是有一些興奮而已。人要重生之前，這很自然啊，因為以前的伊瑟已經死去。對，我確定已經死了，根本不需要安眠藥。我不該把它倒掉嗎？服務生小姐有可能不察將它喝下。我要貼一張紙條，上面寫：毒藥，不，「醫藥」比較妥，一好讓服務生小姐不會有事發生。我就是如此高貴。那麼，就寫「醫藥」，下面劃兩道，再加三個驚嘆號，現在不會有事了。待會兒上樓來如果無意自殺，只想睡覺的話，那就不要喝整杯，喝四分之一或更少，就這麼簡單。一切都掌握在我手中。最簡單的作法就是我跑下樓—如同向來走過穿廊和樓梯一樣。哦，不，那樣有可能會在還沒到達樓下之前就遇見人而被耽擱—而且我必須確定封多爾斯戴先生到場！否則他不會寄出那筆錢的，這個髒鬼。—可是我還得寫幾行字，這可是最重要的。哦，扶手椅的扶手有點冷，但還舒服。如果我在義大利海邊坐擁我的別墅，那麼我要在我的公園裡赤身散步…如果我死了，這支鋼筆要留給佛萊德。可是眼前我有比死亡更慎重的事要辦。『尊敬的子爵先生』—嘿，伊瑟，理智點，不必寫標題，此人既不受尊敬，也不受尊重。『封多爾斯戴先生，您開的條件已經履行』——『在您閱讀這幾行字的當下，封多爾斯戴先生，您開的條件已經履行了，即使不完全是您當初預想的方式。』—『哦，不，看這小女生寫得

多好』爸爸會這樣說。—『所以我預期您這一方會履行承諾，同時也會及時將五萬元以電報方式寄到該送的地址。伊瑟。』不，不要寫上伊瑟，根本不要任何簽署。就這樣。我漂亮的黃色信紙，聖誕節的禮物，可惜。就如此—現在電報和信一起放入信封。—『封多爾斯戴先生』，六十五號房間。號碼有何用？走過的時候把信擺在他門口不就行了。可是我沒必要，我沒必要做任何事。假如我喜歡，也可以躺到床上去睡一覺，不憂愁任何事，不愁封多爾斯戴先生，也不愁爸爸。條紋囚衣也很高級，而且舉槍自殺的人多的是，反正我們都會死。

可是爸爸，眼前你沒必要這樣做啊，你有你長得亭亭玉立的女兒，且收款地址仍舊指名費亞拉。我會想辦法募集，端個盤子到處走動。為什麼只有封多爾斯戴先生需要付錢？這樣不公平。每個人按他的能力給就行了。保羅會在盤上擺多少錢？那位戴金邊眼鏡的先生又會給多少呢？你們不要幻想這場娛樂會持續很久，我馬上就會包緊身子，上樓梯跑進房間，把自己鎖起來，而且，如果我要，我會一口氣喝下那杯。事情的發展已沒有我喜歡或不喜歡的餘地，會只是沒膽量的問題。你們這些混帳，一點都不令人尊敬，感到羞恥嗎？我得在某人面前感到羞恥？那大可不必。美麗的伊瑟，再看一下自己的眼睛，靠近一看，妳有好一雙大眼睛。真希望有人來親吻我的眼睛，親吻我朱紅的唇。我的大衣不到腳踝，人們會看到我光著腳丫。擔心這有何用？他們要看的還更多呢！我實在沒有義務這樣做！還沒到最底樓時，我隨時可以即刻轉身，我可以在二樓轉身，根本沒必要往下走。但是我願意，我很高興可以這麼做。我這輩子不是

一直都抱以如此期待嗎？

還等什麼？我已備妥，表演可以隨時開始。不要忘記那封信。佛萊德強調我的字體有貴族氣息。再見啦，伊瑟，妳穿這件大衣真美。佛羅倫斯的女人過去就是這樣讓人幫他們作畫，掛在畫廊裡，對她們來說是很榮耀的事。—如果我裹著大衣，人們不一定會察覺到，只有腳部，只有腳部，還是穿上那雙黑色的亮漆鞋，這樣人們會以為我穿著膚色的絲襪。所以，我這就要穿過大廳堂，除了我自己以外，沒有人會知道我的大衣底下沒穿半件衣服，那我可以隨時再上樓來…—樓下那一位鋼琴彈得這麼好？蕭邦的作品？—封多爾斯戴先生會有些緊張，也許他怕保羅。多點耐心，多點耐心，事情會有頭緒的。封多爾斯戴先生，我什麼事都還不清楚，連我自己都非常緊張。關燈！我的房間裡一切都沒問題嗎？再會，我的安眠藥，再見啦。再會，我被熱愛的鏡中模樣，連在黑暗中也發亮迷人。我現在已經習慣大衣裡全身赤裸，蠻舒服的。誰知道是否坐在大廳裡的某些人也如此，只是沒人知曉而已？是否有些貴婦人也這樣走進劇院，坐在他們的包廂裡—基於好玩或其他理由。

該鎖門嗎？做什麼用？東西不會被偷的，即使會—我不需要任何東西了，已經結束…六十五號房到底在哪兒？走道上沒人，全都還在樓下吃晚宴。六十一號…六十二號…門前的登山鞋可真大。那兒掛鉤上掛著一件褲子，真不正點。六十四號，六十五號。所以是這裡，他住這兒，子爵先生…把信放在下方門邊，他

一定會馬上看到。不會有人把它偷走吧？那，信就躺在那兒…沒關係…我還可以做我想做的。我把他當呆子嗎…最好不要現在在樓梯上遇見他。前方來的…不，不是他！…這位比封多爾斯戴先生漂亮許多，很高雅，留著黑色小鬍子。這位是何時抵達的？其實我現在可以做個小小試驗—稍稍掀開大衣。我有很大的興緻，您看看我呀，我的先生，從誰身旁擦身走過，您一點都沒概念。可惜您在此刻卻要往上走，為何不待在樓下大廳裡？您會錯過好戲，一個大場面的表演。為何您不叫住我？我的命運掌握在您的手中，如果您向我打招呼，我就轉身回頭。跟我打招呼啊，我不是正如此這般親切地望著您…他沒有打招呼，他已經走過。我可以感覺他轉身了。拜託您打招呼啊！喊出聲啊！救救我吧！我的先生，說不定我的死亡是您的罪過，可是這點您不會知曉。收款地址仍舊指名費亞拉…

我身處於何方？已經在大廳裡嗎？我是怎麼來到這兒的？這麼少人，又這麼多不認識的，還是我沒看清楚？多爾斯戴在哪兒？他不在此。意謂命運在暗示什麼嗎？我要回去，我要再寫另一封信給多爾斯戴。我期待您午夜時分來我房間，您帶著要給銀行的電報前來。不，他或許會認為這是陷阱。也許也可以設計成陷阱，我可以叫保羅藏在我房裡，他可以拿著手槍威脅對方交出電報。勒索。好一對犯案拍檔。多爾斯戴在哪兒？多爾斯戴，你在哪裡啊？他或許因為我的死而懊悔自殺了？一定是在娛樂室，正坐著打牌。那麼我會在門口用眼睛暗示他，他會即刻起身。『我在，我的小姐』我會聽到他說。『我們要不要去散個

步，多爾斯戴先生？』『隨您的意，伊瑟小姐』我們經過瑪莉亞路（Marienweg）往森林走去。只有我們兩人。我於是將大衣掀開，五萬元該支付了吧。空氣很冰冷，我得了肺炎死去了…為什麼這兩個女人如此瞪著我看？他們注意到什麼了嗎？為什麼我在這兒？我瘋了嗎？我要回去房裡，快速穿上衣服，穿那件藍色的，上面再穿大衣，像現在一樣，但要敞開，那就沒人會以為我先前沒穿衣服…我不能回去，也不要回去。保羅在哪兒？艾瑪阿姨在哪兒？西施在哪兒？他們全都去哪裡了？沒人會注意到…大家根本不可能注意到。是誰琴彈得這麼美？蕭邦？不，是舒曼。

我在大廳裡亂竄像極了一隻蝙蝠。五萬元！時間分秒過去，我得找到這個天殺的封多爾斯戴先生。不，我得回房裡…我要喝下安眠藥，只要一小口，我就能擁有好眠…工作完畢之後就要好好休息…可是工作還沒做完…如果服務生把黑咖啡端給那邊那位老先生，結果會一切美好，但是如果端給角落裡那對年輕夫妻，一切就完了，為何會這樣？這意謂什麼？最後他端給那位老先生。勝利！結局完美。哈，西施和保羅！他們在飯店門口外來回走動，兩人很愉快地交談。他並沒有因為我頭痛而特別緊張。騙子！…西施沒有像我一樣這麼美麗的胸脯，當然，她已經有一個小孩…兩人在談什麼？真希望可以聽到！他們說什麼與我何關？但我也可以走到飯店前，向他們道晚安，然後繼續往前走，繼續翩翩飛翔，穿過草地，進入森林，往上登高，攀爬，越來越高，直上奇莫尼山頭，躺下來，入睡，然後凍死。維也納高級社群中一名年輕女士的離奇自殺事件。

只著一件黑色的晚用大衣，這名美麗的少女在奇莫尼山上人煙絕跡處被發現……可是也許人們根本找不到我……也可能明年才找到，或更晚，枯萎了，變成骷髏。還是在這兒有暖氣的大廳裡不會凍死比較好。那，封多爾斯戴先生，您藏到哪兒去了？難道我有義務等您？您要來找我，不是我找您。我要去娛樂室再看一遍，如果他不在那兒，就喪失他的權利了。我就會寫信給他：封多爾斯戴先生，您根本無從找起，您自願放棄，但這並沒有解除您得立即將那筆錢寄出的義務。那筆錢，是什麼錢？跟我何關？錢是否寄出對我來說已無關緊要。對爸爸，我沒有半點憐憫心。對任何人我都沒有憐憫心，對我自己也一樣。我的心已死，我想，它根本已經不跳了，也許是我把安眠藥給喝了……那家荷蘭人為何這樣看我？人們不可能注意到的。門房也一臉懷疑地看著我，難不成又來了一封電報？八萬？十萬？收款地址仍舊指名費亞拉。如果有電報，他會告訴我。他一副非常敬重的模樣看著我，他不知道我大衣底下沒穿衣服，沒人知道。我要回房間，回去，回去，回去！假使我在樓梯上絆倒就有好戲可瞧。三年前在魏特湖，曾有一個女人全身赤裸往遠處游去，但當天下午她就離開了。媽媽說她是一名來自柏林的輕歌劇歌唱家。舒曼的曲子？對，《嘉年華》<sup>52</sup>鋼琴曲。是小姐還是先

---

<sup>52</sup> 原文 *Karneval* 應為 *Carneval*，是舒曼（Robert Schumann, 1810—1856）的連篇鋼琴曲（*Musikzyklus*）。作曲家原本將標題定為 *Fasching*（德文：「嘉年華」之意），後因應潮流與出版商的要求改為 „*Carnaval, Scènes mignonnes sur quatre notes*“。



生在彈，彈得真美。打牌室在右邊。封

多爾斯戴先生，最後一個可能了。如果他在那兒，我就用眼睛示意他過來，然後告訴他，午夜時分我會去找您，您這個無賴。——不，我不會說他是無賴，事情過後再說……是誰跟在我後頭，我一定不要轉身，不，不。——

「伊瑟！」——天啊，是阿姨。繼續走，繼續走！「伊瑟！」——我得轉身，沒有其他辦法。「哦，阿姨，晚安！」——「看，伊瑟，妳是怎麼啦？我剛好想要上去看妳。保羅跟我說——妳看看，看妳這副模樣？」——「我看起來什麼模樣？我很好，也吃了點東西。」她注意到了，她注意到了。——「伊瑟——妳沒穿一襪子！」——「妳說什麼，阿姨？我的天啊，我竟然沒穿襪子，不——！」——「伊瑟，妳不舒服嗎？妳的眼睛——妳在發燒。」——「發燒？不會吧，只是我剛才頭痛得厲害，從來沒這麼嚴重過。」——「妳得立即回床上，孩子，妳的臉色慘白。」——

「阿姨，那是因為照明的關係，大廳裡所有人都看起來都很蒼白。」她眼神奇異地往上瞧著我看，該不會已注意到了？現在要保持自制力，假使沒能克制自己，爸爸就完了。我得說說話。「阿姨，妳知道我今年在維也納曾發生什麼事嗎？有一回我竟穿著一隻黃色和一隻黑色的鞋子走上街。」沒有半句是真的，我得繼續說。該說什麼？「阿姨，妳知道嗎？每次我患偏頭痛之後就會有好一陣子精神恍惚，媽媽以前也有過。」沒有半個字是真的。——「無論如何我得差人去找醫生來。」——「可是我拜託妳，阿姨，飯店裡並沒有半個醫生，他們得從其他地方去找。醫生真的來了，也會取笑人們去找他只因為我沒穿襪子。哈

哈。」不能笑太大聲，阿姨的臉扭曲緊繃，想必整件事情對她來說有些詭異，她睜大兩眼。——「妳說說看，伊瑟，妳沒有恰巧看到保羅嗎？」——啊，她要找後援，鎮定，一切都在未知中。「如果我沒看錯的話，他和西施摩爾在飯店門口處來回走動。」——「飯店門口？我要叫他們兩個進來。我們還要一起喝個茶，不是嗎？」——「很樂意。」她做了一個多笨的表情啊。我非常友善、一副無傷大雅的樣子對她點頭。她走了。現在我要回房裡去。不，回房裡做什麼？現在正是時候，正是時候，五萬元，五萬元。我為何走得這麼急？且慢，慢慢來…我要做什麼？那個男人叫什麼？是封多爾斯戴先生，真奇怪的名字…這兒就是娛樂室，門口掛著綠色的布簾，什麼都看不到。我踮著腳尖。惠斯特喬牌檯，他們每個晚上都玩。那一頭有兩個先生在下棋。封多爾斯戴先生不在這兒。勝利女神，得救了！怎麼這樣說呢？我得繼續找呀！我注定到生命終結都一直得找封多爾斯戴先生，他一定也在找我。我們兩人一直相互錯過對方。或許他在樓上找我，那麼我們會在樓梯上相遇。那家荷蘭人又在看我。女兒長得很美，老先生戴著一付眼鏡，一付眼鏡，一付眼鏡…五萬元。其實不多。五萬元，封多爾斯戴先生。是舒曼的曲子？是啊，是《嘉年華》…我也曾經研究過。她彈得不錯。為什麼是個「她」？也許是「他」。也或許是個演奏女高手？我要去音樂房瞧一瞧。



這就是音樂房的入口——多爾斯戴！我要昏倒了，多爾斯戴！他站在窗戶旁，正仔細聽著。這怎麼可能？我折磨自己——我瘋了——我已經死了——而他竟然在聽一個陌生女子彈鋼琴。前方貴妃椅上坐著兩位先生，金髮的那一位今天才到，他下車時我看見了。那位女士早已不年輕，她已經來了好些天。我先前不知道她琴彈得這麼好。她真好命。大家都很好命…只有我該死…多爾斯戴！多爾斯戴！真的是他嗎？他沒在看我。此刻他看起來又像個正派的人。他在聆聽。五萬元！機不可失，時不再來。輕輕地打開門。封多爾斯戴先生，我來了！他沒在看我。我只是要用眼睛給他提示，然後稍稍掀開大衣，這就夠了。我是個年幼的小女孩，出身好家庭的高尚、年幼的小女孩，又不是妓女…我要走了。我要服下安眠藥，然後睡去。封多爾斯戴先生，您弄錯了，我不是妓女，再見，再見啦…哈，他抬頭往上看。封多爾斯戴先生，我在這兒。他那是什麼眼神。他的嘴唇顫抖著。他的眼睛往我的額頭上鑽。他想不到我在大衣底下是全身赤裸的。您讓我走吧，讓我走吧！他的眼神發亮，他的眼神逼人。您到底要我做什麼？您是個混帳。沒人像他一樣如此看我。您給我聽著，您過來啊，封多爾斯戴先生！您什麼都沒注意到嗎？那頭靠背椅上一上帝呀，靠背椅上一那不正是那個花花公子！上天，我謝謝祢。他回來了，他回來了！他只是離開去參加一次旅遊而已，現在，他又回來，那個羅馬大頭呆又回來了。我的新郎，我的愛人！可是他沒看到我，他也不該看我。封多爾斯戴先生，您要什麼？您端詳我的樣子，好似我是您的女奴，我不是您的女奴。五萬元！我們的協議維持不



變，封多爾斯戴先生？我就在此，我很鎮靜，我在微笑。您了解我的眼神嗎？

他的眼睛對著我說：來吧！他的眼睛

說：我要看你赤裸的模樣。那麼，你這個混蛋，我全身赤裸，你還要我做什

麼？寄出電報吧…立刻…我全身毛骨

悚然。那女子又開始彈。很滑稽地，我全身毛骨悚然。赤裸著身子感覺真奇妙。

那女子又開始彈。她不知此地發生何事。沒人知道。沒人在看我。花花公子，

花花公子！我全身赤裸站在這兒。多爾斯戴張大眼睛，現在他終於相信是我了。

花花公子起身，他的眼睛閃爍發亮。還是你了解我，美少年。「哈哈！」那女

子不彈了，爸爸得救了，五萬元！收款地址仍舊指名費亞拉！「哈，哈，哈！」

是誰在笑？我嗎？「哈，哈，哈！」周圍這些人是什麼樣的人啊？「哈，哈，

哈！」我竟然在笑，太笨了，我不要笑，我不要。「哈哈！」——「伊瑟！」——

誰在喊伊瑟？是保羅，他一定在我身後。我感覺一陣風從我赤裸的後背劃過，

耳際在響。也許我已死了？封多爾斯戴先生，您到底要什麼？您為何如此這般

巨大朝我撲過來？「哈，哈，哈！」

我到底做了什麼？我做了什麼？我做了什麼？我要昏倒了。一切都已過去。為

何音樂停了？一隻手臂環繞在我的後頸。是保羅。那花花公子去哪兒了？我躺

在這兒呀…「哈，哈，哈！」飛舞的大衣覆在我身上，之後我就躺下來了。大

家認為我暈倒了。不，我沒有暈倒，我的意識完全清楚，一百倍清醒，一千倍清醒，只是我忍不住一直想笑。「哈，哈，哈！」封多爾斯戴先生，現在您得逞了，您必須將給爸爸的錢寄出去，立刻寄。「哈——！」我不要喊叫，我卻得不斷大喊。為何我必須喊叫。——我的眼睛閉著。沒人可以看到我。爸爸得救了。——「伊瑟！」——是姨媽。——「伊瑟！伊瑟！」——「找醫生來，找醫生來！」——「快去叫門房！」——「發生什麼事啦？」——「這怎麼可能。」——「可憐的孩子。」——他們在一旁說什麼？他們在喃喃地說些什麼？我不是可憐的孩子，我很好命。那個花花公子見到我全身赤裸了。哦，我真感到羞恥。我做了什麼？我絕不再睜開眼睛。——「請關上門。」——為何要關上門？他們在喃喃低語什麼。千百個人圍在我身邊，他們都認為我暈倒了。我沒有暈倒，只是做夢而已。——「尊夫人，請平靜下來。」——「已經有人去找醫生了嗎？」——「有人暈倒。」——他們離我真遠。他們全都遠從奇莫尼山上對著我說話。——「總不能就讓她躺在地上啊。」——「這裡有一床毛毯。」——「一條蓋被。」——「毯子還是蓋被，不是都一樣。」——「請安靜。」——「抬到到長沙發來。」——「拜託哪一位終於去把門關上好嗎。」——「不要這麼緊張嘛，門已經關上了。」——「伊瑟！伊瑟！」——真希望阿姨閉上嘴！——「妳聽得到我的聲音嗎，伊瑟？」——「媽媽，妳看得出来，她暈倒了。」——是啊，謝天謝地，對你們來說我是暈倒了。我繼續維持暈倒的樣子。——「我們得把她送回房間。」——「天啊！這裡發生什麼事啦？」——是西施。西施怎麼會來到草原上。啊，不，這兒不是草地。——「伊瑟！」——「請

安靜！」 - 「請後退一步！」 - 好多隻手，好多隻手在我身體下方。他們要  
什麼？看我有多重。保羅的雙手。走動了，走動了。那個花花公子就在附近，  
我感覺得到。多爾斯戴走了，他們得把他找回來。五萬元寄出之前，他不准自  
殺。各位先生小姐們，他欠我錢，請將他逮捕。 - 「保羅，你可知道這封電報  
誰寄來的？」 - 「各位先生女士，晚安。」 - 「伊瑟，聽得到我的聲音嗎？」 -  
「西施夫人，您就讓她休息吧。」 - 「啊，保羅喔。」 - 「主任說，也許要等  
四小時，醫生才會來。」 - 「她看起來好像睡著一樣。」 - 我躺在貴妃椅上，  
保羅握著我的手，他在把我的血脈。對啊，他是醫生呀。 - 「媽媽，不會有危  
險的，只是意外發作而已。」 - 「這飯店我一天都待不下去了。」 - 「拜託妳，  
媽媽。」 - 「明早我們就啟程離開。」 - 「可是就從員工用樓梯快些，擔架馬  
上就會到。」 - 擔架？我今天不是已經躺在擔架上了嗎？我剛才不是已經死了  
嗎？我還得再死一遍？ - 「主任，您要不要留意一下圍在門邊的人群是否都遠  
離了。」 - 「不要這樣緊張，媽媽。」 - 「這些人真是肆無忌憚。」 - 為何大  
家都在竊竊私語？好像在臨終房間一樣。擔架馬上就會到，我的主角大人物，  
請將大門打開！ - 「走道暢通了！」 - 「這些人至少也該多多顧及到他人啊。」 -  
「我拜託妳，媽媽，請鎮靜點。」 - 「尊夫人，請。」 - 「西施夫人，您要  
不要照顧一下我的媽媽？」 - 她是他的情人，可是她不像我這麼漂亮。又怎麼啦？  
那兒發生什麼事？是他們抬擔架過來，我閉著眼睛也看得到。那是那種他們用  
來抬發生事故者的擔架。齊孟迪（Zigmondi）醫生從奇莫尼山上跌下來的時候，

也躺在這種擔架上。現在我也要躺在擔架上，我也跌跤了。『哈！』不，我不要再喊叫了。他們低語。是誰彎腰靠近我的頭部？雪茄的味道聞起來不錯。他的手放在我的頭部下方。好多隻手在我的背部底下，好多隻手在我的腿部底下。走開，走開，不要碰我，我全身赤裸呀。呸，呸。你們到底想做什麼？不要來煩我，這一切都只為爸爸。 - 「請小心，就這樣，慢一點。」 - 「毯子？」 - 「好，謝謝，西施夫人。」 - 他為何要謝她？她做了什麼？我怎麼了？啊，多好，多好呀。我在飄，我在飄，我飄到那方去。他們抬我，他們抬我，他們抬我去墓地。 - 「主任，我已經習慣了。更重的人都曾經躺在上面過，去年秋天有一回一次兩個。」 - 「噓，噓。」 - 「西施夫人，或許可以請您先去伊瑟的房間看看是否一切沒問題。」 - 西施去我房裡做什麼？安眠藥，安眠藥！她千萬不能把它倒掉。萬一倒掉了，我就得從窗戶往下跳。 - 「主任，非常謝謝您，後續事情由我們來。」 - 「過一會兒我會再來瞧一瞧。」 - 樓梯嘎嘎作響，搬運的人穿著厚重的登山鞋。我的亮漆鞋去哪兒了？留在音樂房。會有人偷走。我要遺留給亞嘉塔的。佛萊德會分到我的鋼筆。他們正抬著我，他們正抬著我。送葬隊伍。謀殺者多爾斯戴去哪裡了？他走了。花花公子也走了，他馬上又去徒步郊遊了，他只是回來看我白皙的胸脯。現在他又離開了。在岩石與深淵之間，他走著一條令人昏眩的道路。 - 再會，再會。 - 我在飄浮，我在飄浮。他們應該把我往上抬，一直往上，直到屋頂，直到天上，那會有多舒服啊。 - 「保羅，我曾看到事情發生。」 - 阿姨看到什麼事情發生？ - 「過去幾天我一直看

到她不大正常，她需要被送到療養院。」 - 「可是媽媽，現在不是談這個的時候。」 - 療養院—？療養院—？！ - 「保羅，你該不會認為我會跟這樣一個人物搭同一個車廂回維也納吧。那真有好玩的事可以體驗哩。」 - 「媽媽，一點事都不會發生，我給你保證，你也不會有任何麻煩的。」 - 「你如何保證？」 - 不，阿姨，你不該有任何麻煩。沒人會有麻煩，封多爾斯戴先生也不會有。我們現在在哪兒？我們大家都站著。我們在二樓。我要眯眼瞧一瞧。西施站在房門口，正和保羅說話。 - 「請往這兒來，對，對，這兒，謝謝。請將擔架貼近床邊。」 - 他們抬著擔架，他們抬著我。真好，我又回家了。啊！ - 「謝謝，這樣很好，請將門關上。 - 西施，如果您可以幫我一 - 「哦，主任，非常樂意。」 - 「請慢點，這兒，請。西施，請抓緊她，這兒，抓她的腿。小心，然後 - - 伊瑟 - - ？聽得到我的聲音嗎，伊瑟？」 - 可是我當然聽得到你的聲音，保羅。一切我都聽得到。但這跟你們有什麼關係？昏倒的感覺真好。呵呵，你們想做什麼就做吧。 - 「保羅！」 - 「尊夫人？」 - 「保羅，你相信她真的沒知覺嗎？」 - 你？她對他說「你」<sup>53</sup>。看吧，我逮到你們了。她對他說「你」！ - 「是，她完全沒知覺。這類突發性昏倒過後通常會出現這種狀況。」 - 「不，保羅，如果你表現一副成人、醫師的模樣，真會笑死人。」 - 我又逮到了，騙子幫！我不就又逮到你們了？ - 「小聲點，西施。」 - 「為什麼要小聲，如果她聽不到的話？」 - 發生什麼事了？我赤裸地躺在床上蓋著被子。他們怎麼做

---

<sup>53</sup> 德文裡用「您」(Sie)表示尊稱、距離，以「你」(du)表示暱稱、無距離。

到的？ - 「現在如何？好些了嗎？」 - 是阿姨。她要做什麼？ - 「還是沒知覺？」 - 她踮著腳尖走過來，見她的鬼，她最好離開。我不會讓人送去療養院的，我又沒有瘋。 - 「沒法叫醒她，讓她恢復意識嗎？」 - 「她很快就會醒過來，媽媽，現在她最需要的就是靜養。對了，你也一樣，媽媽。妳要不要去睡個覺？這兒絕對不會有危險。我會和西施太太一起在這兒看守伊瑟到深夜。」 - 「是！尊夫人！我就是看守婦，還是，伊瑟，看大家要怎麼稱呼。」 - 醜陋的女人。我昏倒躺在這兒，她卻在開玩笑。「那我可以信賴你，讓醫生抵達時差人來叫醒我嗎，保羅？」 - 「可是媽媽，明天一早之前醫生不會來的。」 - 「她看起來好像睡著了一樣，她的呼吸是這麼地平和。」 - 「媽媽，這也是睡眠的一種。」 - 「我還是不能理解，保羅，這是一樁醜聞！ - 你看著好了，報紙一定會刊出來！」 - 「媽媽！」 - 「可是如果她真的沒知覺，就什麼也聽不到呀，何況我們說得這麼小聲。」 - 「在這種情況下，感官有時會非常敏銳。」 - 「尊夫人，您可真有一個學問滿腹的兒子。」 - 「媽媽，上床去吧，我求妳。」 - 「明天我們無論如何都要啟程離開。我們在柏參（Bozen）幫伊瑟找一位女看護。」 - 什麼？女看護？那你們要失望了。 - 「媽媽，一切都等明天再說，晚安，媽媽。」 - 「我要請人送茶到我房裡，一刻鐘後我再過來看看。」 - 「這完全沒必要，媽媽。」 - 不，沒有必要。 - 見妳的鬼，妳最好離開。安眠藥在哪兒？我得再等。他們陪阿姨走到門口，此刻沒人看得到我。應該是擺在床頭小桌上，那杯安眠藥？如果我把它一口飲盡，一切都會過去。馬上我就會去喝

它。阿姨走了。保羅和西施還站在門口。哈，她在吻他，她在吻他。而我全身赤裸躺在蓋被裡。你們一點都不會感到羞恥嗎？她又吻他。你們不會感到羞恥嗎？ - 「你看，保羅，現在我確定她沒知覺，否則的話她早就一定撲向我來了。」 - 「西施，你要不要行行好，安靜些好嗎？」 - 「可是你到底要做什麼，保羅？她不是真的沒知覺，什麼也聽不到、看不到，不然的話就是她把我們都當傻子。那她就有得好看的。」 - 「有人在敲門，西施。」 - 「我好像也聽到了。」 - 「我輕輕開個門看看是誰。 - 晚安，封多爾斯戴先生。」 - 「對不起，我只是要問問看病人有無…」 - 多爾斯戴！多爾斯戴！他真的敢來？野獸全都放出來了。他現在在哪裡？我聽到他們在門口處低語，保羅和多爾斯戴。西施站到鏡子前。他們在鏡子前做什麼？那是我的鏡子。他們不是能從鏡中看到我嗎？他們在門外說些什麼，保羅和多爾斯戴？我感覺西施在看我，她從鏡子裡往我這兒看過來。她要做什麼？她為何要靠近？救命啊！救命啊！我在喊叫啊，可是沒半個人聽得到我。您在我的床邊要做什麼，西施？您為何彎腰靠向我？您要掐死我？我動彈不得。 - 「伊瑟！」 - 她要什麼？ - 「伊瑟！聽得到我的聲音嗎，伊瑟！」 - 我聽得到，但我沉默不語，我沒知覺呀，我得沉默不說話。 - 「伊瑟，您把我們嚇壞了。」 - 她在跟我說話，她在跟我說話，好像我清醒一樣。她到底要什麼？ - 「伊瑟，您知道您做了什麼嗎？您想想看，您只穿著大衣就走進音樂房，突然之間在眾人面前全身赤裸，然後就昏了過去。他們說是歇斯底里突發症。我不相信他們。我也不相信您沒知覺。我打賭，您聽得到我

說的每一個字。」 - 是的，我聽到了，是的，是的，是的。但是她聽不到我說「是的」。為什麼不呢？我沒法牽動我的嘴唇，因而她聽不到我的聲音。我動彈不得，我怎麼了？我死了嗎？還是假死？我在做夢嗎？安眠藥去哪兒了？我想要喝我的安眠藥，可是沒法伸出手臂。西施，請您離開。為何您低頭探向我？走，走！她永遠不會知道我聽得到她的聲音。沒人會知道。我再也不要跟人說話，我再也不要醒來。她走向房門，又轉身回頭看我，她開門。多爾斯戴！他就站在那兒，我閉著眼睛看到他了。哦，不，我真的看到他，我張著眼睛呀。門掩著。西施也到門外去了，現在他們全都在低語，我獨自一人。如果我現在可以動有多好。

哈，我可以呀，可以呀，我移動我的手，我活動我的手指，我伸出手臂，我睜大眼睛。我在看，我在看。那兒就是我的玻璃杯，動作快，在他們還沒進來之前。只有藥粉夠力嗎？我絕不准再醒來。在這個世界上我該做的，都做了。爸爸得救了。我沒法再與人為伍。保羅從門縫往裡瞧。他以為我還是無意識。他沒看到我幾乎把手臂伸了出去。現在他們三人全都站到外面去了，全都是謀殺者！ - 他們全是謀殺者，多爾斯戴和西施和保羅，佛萊德是謀殺者，媽媽也是。他們全都殺了我，又裝作不知情。他們會說，是她自己把自己給殺了。是你們全部，你們全部，你們合力殺了我！玻璃杯到手了嗎？快，動作快！不能有半滴倒出去。那，就快吧。味道不錯，繼續，繼續，根本不像毒藥啊。從來沒有任何東西味道這麼好。如果你們知道死亡美好的滋味有多好啊。晚安，我的玻

璃杯。喀啣，喀啣！是什麼聲音？玻璃杯掉到地上，躺在下面了。晚安。－「伊瑟！伊瑟！」－你們想做什麼？－「伊瑟！」－你們又回來了？早安。我無意識閉著眼睛躺在這兒。你們永遠不該再看到我的眼睛。－「保羅，她應該是自己移動了，否則怎麼可能掉下去？」－「一個不自主的動作，這有可能。」－「她如果是清醒的…」－「西施，妳想到哪兒去了，妳瞧瞧她。」－我喝了安眠藥，我即將死去。感覺和先前一樣。也許喝得不夠…保羅正握著我的手。－「脈搏很平和。西施，不要笑。可憐的孩子。」－「如果我也在音樂房裸體出現的話，你也叫我可憐的孩子嗎？」－「西施，不要說話。」－「隨你高興，我的先生。也許我應該離開，好讓你單獨和裸體小姐在一起。啊，拜託，別拘束了，就當我不在場好了。」－我喝了安眠藥。很好，我即將死去。謝天謝地。－「對了，你知道，我覺得這位封多爾斯戴先生愛上了這個裸身的小姐，剛才他好慌張，好像事情和他有關一樣。」－多爾斯戴，多爾斯戴！就是他——五萬元！他會寄出去嗎？天啊，萬一他不寄呢？我得告訴他們，他們得去逼他。天啊，如果一切都白費了怎麼辦？可是此刻還救得了我。保羅！西施！為什麼你們聽不到我？難道你們不知道我快死了？可是我對什麼都沒感覺，只是很累。保羅，我累了！你聽不到我的聲音嗎？我累了，保羅！我無法張開嘴唇，我無法移動舌頭，可是我還沒死，那是因為安眠藥的緣故！你們去哪兒了？我馬上就會睡著，那時就太晚了！我聽不到他們說話。他們在說話，不知說什麼，他們的聲音只是呼呼作響。保羅，就幫幫我吧！我的舌頭沉重無比。－「西施，

我想她很快就會醒來，看起來好像她試著想張開眼睛。可是西施，妳在做什麼呀？」 - 「現在，我要抱你，為什麼不？她也沒有拘束自己呀。」 - 沒有，我沒有拘束自己，我在眾人面前赤身裸體。如果我能講話，你們就可了解緣故。保羅！保羅！我要你們聽到我說話，我喝了安眠藥，保羅，十顆，一百顆，我原本不想，是我瘋了。我不想死，你應該救我，保羅，你是醫生啊，救救我！ - 「現在她看起來又很安祥的模樣，脈搏一脈搏相當穩定。」 - 救救我，保羅，我求求你，不要讓我死。現在還來得及，可是之後我就會睡著，而你們會不知道真相。我不想死，救救我吧，一切只因為爸爸，多爾斯戴要求這樣做。保羅！保羅！ - 「西施，過來看一下，妳不覺得她在微笑嗎？」 - 「保羅，如果你一直這樣溫柔地握著她的手，她如何能不微笑。」 - 西施，西施，我曾做了什麼讓你對我如此尖酸刻薄。留下你的保羅吧 - 但請不要讓我死，我還這麼年輕，媽媽會痛苦萬分。我還要爬好多山，我還要跳舞，我也想要結婚，我還要去旅行。明天我們就去爬奇莫尼山，明天的天氣將會萬般美好。那花花公子應該一起來，我以最謙恭之心邀請他。保羅，請跟著他，他走的是一條多麼令人暈眩的路。他將會順從爸爸。收款地址仍舊指名費亞拉，不要忘記。總共就是五萬元，一切就都搞定。他們全都穿著囚衣齊步往前進，邊唱著歌。大門打開，侍衛長先生！這全是一場夢。前方佛萊德也出現了，與那位聲音沙啞的小姐在一起，空蕩蕩的天外放著一架鋼琴。鋼琴調音師就住在巴特恩街上，媽媽！。孩子，妳為何沒有寫信給他？妳都忘了。您應該做更多音階練習，伊瑟。十三歲

的小女生應該認真些才好。－儒狄去參加化裝舞會，早上八點才回到家。你給我帶了什麼，爸爸？三萬個娃娃，我需要自己的一棟房子才裝得下。可是他們也可以在花園裡散步，或者跟著儒狄去化裝舞會。妳好，伊瑟。啊，貝兒塔，妳已從那不勒斯(Neapel)回來了嗎？是呀，從西西里島回來。伊瑟，容許我跟妳介紹我的先生。很高興見到您，先生。<sup>54</sup>－「伊瑟，聽得到我的聲音嗎？我是保羅啦。」－哈哈，保羅，你為何在旋轉木馬上選坐長頸鹿？－「伊瑟，伊瑟！」－那就不要騎馬離開我，如果你這麼快速騎過第一大街，根本聽不到我。你該救我呀，我吃了安眠藥。兩腿側邊好像有什麼溜過，左邊，右邊，感覺像螞蟻爬過。對，趕快攔下他，那個封多爾斯戴先生。他跑到哪兒了，你沒看到嗎？他正跳過池塘，他殺了爸爸。趕緊追上他呀，我也一起追。保羅，你在哪兒？媽媽，你在哪兒呀？西施？為什麼你們讓我獨自一人穿越沙漠？一個人我多麼害怕。我寧可要飛，我本來就知道我會飛。

「伊瑟！」

「伊瑟！」

你們在哪兒呀？我聽得到你們的聲音，但看不到你們。

「伊瑟！」

「伊瑟！」

「伊瑟！」

---

<sup>54</sup> 原文用法文 Enchanté, Monsieur. Enchanté 有「高興」之意。Monsieur 是對人尊稱「先生」時使用。

這是什麼聲音？合唱團？也有管風琴？我也一起唱。這是什麼歌曲？全體齊聲同唱，森林，山嶽，星辰。從來沒聽過這麼美的樂曲。從來沒見過這麼明亮的夜晚。爸爸，手伸給我，我們一起飛。人如果能飛，世界如此美妙。不要吻我的手，我是你的孩子呀，爸爸。

「伊瑟！伊瑟！」

他們從那麼遙遠的地方喊我！你們要做什麼？不要叫醒我，我睡得多好。明天一早。我在做夢，我飛。我飛…飛…飛…沉睡、做夢…飛…不要叫醒我…明天一早…

「伊…」

我飛…我做夢…我沉睡…我做…做…我飛…

全文完

原典頁碼對照表

原稿頁數	譯稿頁數
7	22
8	23
9	23/24
10	24
11	25
12	26
13	27
14	27/28
15	28
16	29
17	30
18	30/31
19	31
20	32
21	32
22	32/33
23	33
24	34
25	34
26	35
27	36
28	36
29	37
30	38
31	39
32	39
33	40
34	40
35	41
36	41
37	42
38	42
39	43
40	44

41	44
42	45
43	45/46
44	46
45	47
46	47/48
47	48
48	48/49
49	49
50	49/50
51	50
52	50
53	50/51
54	51
55	52
56	52/53
57	53
58	54
59	54/55
60	55
61	55/56
62	56
63	57
64	57/58
65	58
66	58/59
67	59
68	59/60
69	60
70	61
71	61/62
72	62
73	62/63
74	63
75	63/64
76	64
77	65

78	65/66
79	66
80	66/67
81	67
82	67/68
83	68
84	68/69
85	69
86	69/70
87	70
88	70/71
89	71
90	72
91	72/73
92	73
93	73/74
94	74
95	74/75
96	75
97	75/76
98	76
99	77
100	77/78
101	78
102	78/79
103	79
104	79/80
105	80
106	80/81
107	81
108	82
109	82/83
110	83
111	83/84
112	84
113	84/85
114	85

115	85/86
116	86
117	86/87
118	87
119	87/88
120	88
121	89
122	90
123	90/91
124	91
125	91/92
126	92
127	92/93
128	93
129	94
130	94/95
131	95
132	95/96
133	96
134	96/97
135	97